

火花

王夢鷗著



印行社版出書圖民國

花

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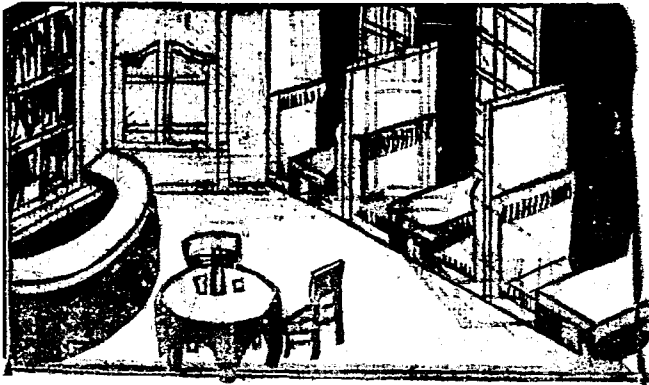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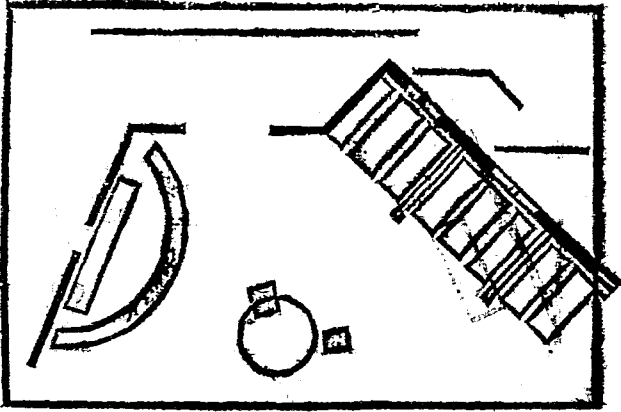
著者 王夢

13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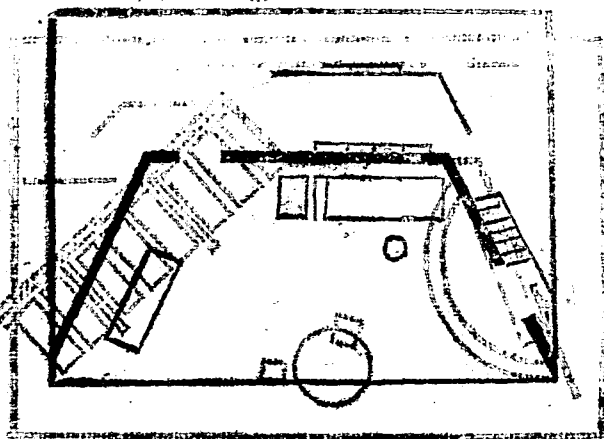
行印社版出書編民國

月二年三十三年國民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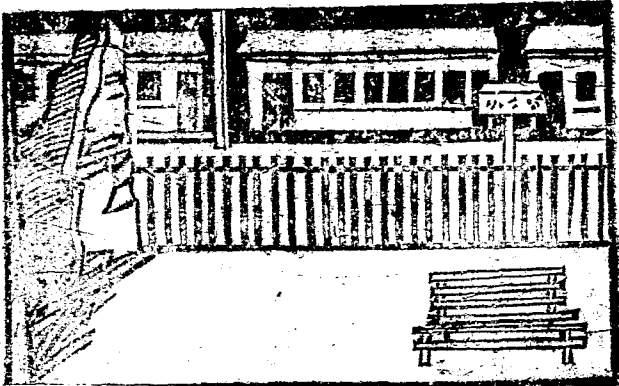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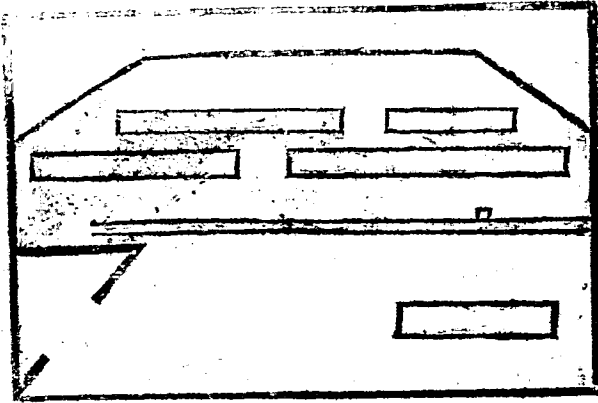
第一幕舞台面



第二幕舞台面



第三幕舞台面



故事大意

由一對青年男女身上，表現出犧牲奮鬥和民族的民族性，遇到強暴的侵略時，必然地，會引起一種誓不願身的勵志奮鬥。

京滬失守後，我們布置在京滬線上的軍事，由陣地戰的形式轉為游擊戰的形式。使深入的敵寇顧此失彼，疲於奔命。

這時，敵寇又運到大批軍火，預備由上海送往前線。這運送的工作，他們做得十分周密，並派一個極狡猾的特務人員在暗中保護。因此，正在進行着破壞他們軍火的這一對男女，便成爲特務人員的敵對人物。

軍火數量，三千萬箱。一方想搬運，一方想炸毀。雙方由暗鬥而明爭，明爭同時也是暗鬥。

然而，上海已陷在敵人手中，在敵人手中破壞敵人的大批軍火，不是容易的事。

所以這一對男女計劃着進行的工作，一揮舞這狡惡的機務人員，便着着失敗，並且失敗得沒法子再進行了。

但這三千萬軍火，將要毀滅多少同胞的性命？她們本着不忍之心，起來抵抗強暴的侵略而憐憫小者的苦痛。現在她們能坐視着千萬條性命之被毀滅麼？

雖然工作是困難的，但責任不能放棄。於是，她們毅然地踏上明知必敗的征途，去追求不可希冀的成功。

最後她是成功了。她重生於炸彈之中，放在敵人的軍火專車上爆炸，炸開了光輝的生命之花。

這故事告訴我們：成功的機會是偶然的，而重要的在乎個人的性格。有必然成功的性格加上偶然的機會，便是這樣舉的必然性。

故事時間：發生於一個暮春之夜。由發生至結束，前後六小時。地點由碼頭至火車站。

第一幕

人：侍者

白玲

雲東（白之愛人）

林丁

芳子（林之妻）

中村（日本特務人員）

水兵（二人）

酒徒（三人）

上海，××碼頭附近一家小酒店。

天剛黑，酒店還沒有一個酒徒。幾張小桌擺着幾把椅子，那默默地站着溫柔的燈光下

火 花

火 花

二

面。靠左邊；是一條半月形的櫃台。櫃台後面沒有牆，牆給裝滿了香烟，洋酒和罐頭的高檯架代替了。檯架中部和櫃台一樣高的地方，開着一個狗洞似的小窗口，通到後面的廚房，有什麼新出鍋的熱食，從這裏遞出；而被人們吃剩下來的盤碟，也是這口裏送進去。所以，這麼緊要的關口，必定要站個穿白衣服侍者之流的人。他的任務，除嫺通由鍋到嘴的聯絡之外；要是有一個喝酒的人發見那檯架上還有什麼合於自己胃口的東西，都可以朝他開口。而他從沒有吝惜過，並且很快地拿給你；祇要是你高興地收了，他就在夾着舊寫紙的小簿上記着你的賬。左邊是一面牆，牆上裱着開遍了「朝顏」的花紙；還在適當的地方掛上兩個模倣路易十五時代的法國式的畫框。畫框里裝着會震動水兵們神經的一個日本少女裸像，另一幅，在燈光反射下；紅一塊，黑一塊，可看不清畫的什麼，空面的橫壁，開着酒店的大門，門有半截，裝着彈簧，誰推進來了，牠就偷偷地自動彈回去，門口外寫虹燈做的「櫻花軒」三個字照牌，紅紅地畫在夜空中。門嘴邊，還有一個紅燈籠，寫着寫燒和一條蛇樣的字，擺出十足的東洋風，在勾引過路的客人。門的左

透開個窗戶，窗戶下放着一盆五色杜鵑。窗和門都是那樣的不濟事，關不住店里的燈光和躲在角落里輕輕地哼着的留聲機片。從杜鵑花上面可以望見黃浦江的星星燈火。有時，從日本兵艦上射出強烈的探照燈，還可以照見前面就是個碼頭；敷着一條直通到日本軍港里的輕便鐵軌。黑暗的江面，排列各式的輪船，粗糙的輪機配合着在鐵軌上滑來滑去的鐵車輪的聲音，使人感到這夜的緊張和日本人軍運的忙碌。遠一點還有特駟嗚咽的搬運夫的喉嚨，夾雜着輪船上不時發出的汽笛的嗚叫。

酒店外，有人在推門，可不知道到底是誰要進來。半截門剛好掩住來人的上半身，僅僅從門下面露出一隻剛跨進的腳，穿着白色鑲花的高跟鞋。她好像是一手搭到店門上，又轉身跟外面的「誰」說話似的，鬆鬆得那聲低聲，唧咕了半天，聽不清楚說的是什麼。半晌，外面的人走了，她就推開門；是一個廿四五的女人（白玲）。起先，她臉上的表情十分嚴重，像剛在議會激烈辯論回來似的神氣。她眼睛很伶俐，眉毛很黑，嘴脣很溫柔；但那端正的鼻子和黑黑的眉毛，就深深地埋伏着一種剛強和勇敢，她穿的是

日本少女常穿的洋服，黑的裙子配着白色襯衣，手裏拖着一隻小提箱，進來先對開散着的桌椅巡視了一遍，隨後就把眼睛落到穿白衣的侍者身上；彼此都用一個微笑代替了不必要的招呼。

白 還沒有客人來過麼？（笑）你倒清閒得很！（走近櫃台）（侍者拿着短鉛筆敲敲櫃台，搖搖首，笑而不答，心自閉）。

白 今天我來晚了……（挨着櫃台）

侍（惡意的一笑）是不是他們找着你歪纏？

白 胡說！我是爲着別的一點事情……（把小箱送至侍者面前）勞駕你，把那件白衣服給我。

（侍者俯身在櫃內取衣與她）

白 謝謝！（接過衣服，又慎重地把箱子交給他）這個——還請你給放在櫃子里。

侍（接過箱子，奇怪地）里面放的什麼？好重！（抱着箱子搖幾下）

白（變色，制止他）呀！里面是玻璃東西，你太膽大，不要打破了麼！

侍 玻璃東西？（還有疑問）是你自己的？

白 不！是我朋友買的。我剛在門口碰見他，說是要拿在這兒一會來拿。

侍（又端着小箱，不放心地）你的好朋友不是？

白 嗯！很好的！（笑）你快別多嘴了，收起來吧！回頭打破了要賠的。（拿起白

衣服預備穿。在襟上繡有一朵紅櫻花。）侍者把小箱放在櫃下，又站着……

侍 嚨，小姐，不是我多嘴，他媽的，最近上海就老出着炸彈案子……

白（邊穿衣）我知道。（忽然地）怎麼，你忽然會想起炸彈案子來了？

侍 嚨！我看見你拿進來的箱子，我就想起了炸彈。媽的！那些游擊隊真沒出息，聽說

他們老是借人家店里放東西，翻箱子，而那個箱子——那個箱子裏就放的是炸彈。

白（邊穿衣）那也要看是什麼人你麼樣的箱子。你敢說我拿進來的箱子里面全是炸彈

麼？你能說我的朋友是——是游擊隊嗎？

侍 哪兒！——您的朋友哪兒會是個游擊隊。不過，我說——啊啊！白小姐，你相信不相信？我說我們住的這一帶地方也實在危險。

白 我倒不覺得！

（外面一列鐵輪車從輕便鐵軌上滑過，三人停着聽了聽）

侍 多危險啊！日本軍那兒一批一批的軍火，全是打這兒上岸的。一車一車的砲彈，全是打咱們這店門口經過。上個月我——可惜你上個月還沒來上工。媽的真熱鬧！（指點店門外）也是像這麼個黑夜里，也是日本軍火大批地湧到的時候，就在前面那橋頭上，給炸了！

白 給誰炸了？

侍 給游擊隊炸了呀！日本皇軍的軍火給游擊隊派人來炸了。媽的，我先還當是出了禍，又打仗啦。直躲在這櫃台下面躺了半天，只聽見外面轟隆隆的砲彈響——瞧！那個大門就是那晚上給震壞的，還讓天龜太郎老板才換上現在的這個——這個「白

白 呵！游擊隊！可我不懂，他們終於要炸那碼頭！

侍 碼頭上堆着軍火呀！他們要炸轟軍的軍火的。

白 （不成趣味轉身走去）這跟我納做買賣有什麼干係呢！

侍 可是，他們看見日本人的東西都要炸，（失望）我們這兒不就是日本人開的店麼？

白 （轉身向他笑一笑）林連船炸彈會從外面（做手勢）扔進來麼？

侍 （陪笑着）怕是不怕的，可我們總要小心點兒。

白 （軍艦上的探照燈從門窗上射進，二人同時往外看）白還走向窗戶邊站住）

侍 噫！（情不自禁地從櫃台裏）打開這門走哇！連離天不知道又到了多少。一夜連到天亮

白 （轉身退回兩步，冷淡地）現在上海不太平了嗎？還連這兒來幹嗎的！

侍 總還不完似時（也走到門外瞧一眼）

侍 (側身，秘密地) 這不是旋在上海撲馬士就要送到前方去的。

白 送到前方打我們？(改口) 打中國人嗎？

侍 嗯！(挨近她，指點着閃爍) 你瞧，人箭有的是大砲，坦克車，還有中國人(鄙視地)。

中國怎麼打得過人家。

白 (退到椅子，驚慌地不說話) 唔！(摸過話頭) 啊！你說奇怪麼？(今晚上

還沒有個酒鬼來呢。

侍 來是有人來過，可是非(離往地) 不即說。

白 來了又走了不是？

侍 唔！(進一步) 他們看見你不在這兒，又都走了。

白 (站起，不高興) 什麼？你說的是誰呀？(白退進一步)

侍 (進前討好地) 白小姐，不是我說，實在的，你來了之後，我們酒店里的生意，

可好多了。

白 怎麼能說是爲我呢？這都是你們，你豪氣的會做事，會替日本老板多賺幾個錢。

侍 (醉醺醺的) 嗚呼！我實在不得什麼！就說剛才來過的林先生吧，他看見你沒來，馬上掉轉身就走了。

白 (故作爲思) 那個林先生？

侍 (倒出乎意外地) 嗚！你忘了！嗚，也難怪！你這兒朋友多，一下子也試不清，那麼多

白 人，我講的就是那個矮矮的脖子呀。

白 啊！他呀！那是我的老朋友了。

侍 (欠已必照) 是！他跟我們老板很要好。

白 我到這兒做事，就是他給介紹的。

侍 (不覺肅然起敬) 我也聽說過。(連忙轉回櫃台里) 白小姓，我們都要彼此照應照應，

是不是？

(門街上透進一排列的燈光，是隻巨型艦在黑暗的江面駛過，發出一聲聲震天的汽笛

火 花

30

哼——哼——

白 (轉臉臨門口一下) 又是運軍火的船到了吧。

侍 大概是的。(言歸正傳) 白小姐，(抱歉地) 我們同事了差不多一個月，我都還沒有到府上請過安。

白 (眼睛釘住門外，無心地) 不敢當！我也沒家在這兒。

侍 那麼你住在……

白 (回過臉，不耐煩地) 不說過了麼，跟親戚一塊兒住的。

侍 (用手輕輕責備一下自己的頭) 哦！是，是！(又轉念) 可是你住的總地方，也太遠了，老叫他們找不着。

白 (意外地震懣) 什麼？你說誰找我？

侍 (支吾地) 他們！聰！到這兒喝酒的，他們都問過我。

白 (關心的) 問你！你跟他们怎麼說了？

傳 (苦笑)我說什麼？我自個兒就不知道，你府上在那兒呀！

白 (放心的一笑轉過身)唉！他們找我幹嗎呢！

傳 (肚裏明白)嗯！他們喜歡你！像，像林先生，像中村先生，都，都是的！

白 中村先生？

傳 軍部裏管錢的那個拿葛木拉先生！

白 哦！那個日本人！(不感興趣而退回兩步)我可不喜歡他，(坐到椅上)。

傳 (兩手按着櫃台)可是他喜歡你。(勢利地)他是在軍部裏管錢的，(做手勢)他有

錢！

(門外颼起一片嘩嘩的聲音，白不睬，起立望門外)

傳 他今天就來過兩回，都問起你，問你住的地方。

白 (感到意外地，急轉臉)問我？

傳 嗯！他說今晚上還來。

火 花

店門口有人推門進，一個近四十歲的矮胖子——林丁。一身西服很整齊，胸口還掛着一塊大銅牌，是軍部俱樂部的證章。雖然他原籍中國，可是百分之九十屬於日本，其餘的十分之一就擴散着西洋人。外着個瀟灑體面，尤其講究一身的裝飾。他先在大阪郵船會社當雜差，後來在上海北四川路開店，還兼着替軍部做點零碎事情，我們的抗戰，第一個受打壓的就是這些販日貨的商人，而他也在內。所以近來有點倒竊樣。這時進來，他一手拿着手杖，一邊手就掛着一隻女人的臂腕，那個女人——芳子（是他丈夫給起的名字）瘦有三十上下年紀，裝束和她的年齡頗不相稱，手裏還抱着一隻皮包，從她畫着濃濃的胭脂和厚厚的粉下面，透出滿臉的雀斑，使得她的臉色，變那麼陰沈。她不好看，可是相當的潑辣，同時他父親又是個販日貨起家的有錢人……這一切的，都是夠克服林先生的。

白玲 啊！您來了，林先生！

林 哈囉！（特地對白笑着重點一頭，又轉身向芳子）親愛的，她就是密司白，白玲！

（芳子聽着，向白瞪一眼，又從頭打量一下她，翹起嘴唇，屁股一扭，即離開丈夫，往椅旁拉把椅子，一屁股地坐下去）

芳 聽了半天，還是請我上這種地方！哼！（冷眼四顧，又朝天）

林（跟在芳後，低聲地）你老說我跟她有什麼，這，不看見了嗎？

白（站往林前邊）二位要點兒什麼？

林（酒臉的笑，向芳子）可，可還是紅茶？

芳（從天花板上收回視線搖搖頭，起立）都不要，扭一扭腰，要走的樣子，林白兩人

略退）

林（低聲地）親愛的，你剛走了這麼多的路，不喝點什麼歇一會那成？啊！可！可！你愛

喝的。（急趨向前白）請你來一個！——（又怕太太走，又轉身向芳子）請坐下！

白 一杯可，一杯紅茶，是麼？

林（低聲揮揮手可沒轉身）OK！（白點頭轉身往櫃台去，林對付着太太）你覺得怎麼

樣？（自己抓把椅先坐下，果然，太太又跟着坐下了）這兩樣外國人（鄭重地）外國人都常喝的。

芳 哼！這蹩腳的地方，我祇許你來這麼一次。

林 爲什麼？你怕我跟她——嗯，這不當面介紹了！

芳 （一肚子不高興）我要你介紹幹嗎！哼！！她——

林 她是很可憐的！我在東京的時候，她不是這個樣兒。

芳 得了！東京，東京！你們倆幹嗎不上東京過活去？

（白送可可紅茶至，兩人暫不說話。）

白 林先生，還要點兒別的什麼？

林 哦！給我開兩瓶太陽牌啤酒。

芳 （瞪了他一眼）見鬼！這啤酒呢？

林 「每日新聞」號外剛出來！說是皇軍又打勝仗了（抓出衣袋裏的報紙）你瞧——遠遠

不該跟他們慶祝，慶祝？（轉向白）

林 呵嫩奶！（做手式）兩瓶！

（白玲轉身退往櫃台）

芳 （把面前報紙一推，就動手喝一口可可）皇軍打勝仗，讓你相干？哼！這不是借題發揮多待一會兒。（無端生氣地，重重放下杯子）

林 （生怕她要走了，着急地）芳！你別，你別吧！（見她不動，也就放心）你說皇軍跟我們沒干係？嚇！干係可大啦！他們打了勝仗，佔的地方越多，我們的買賣，不是也跟着越好了嗎？

芳 （輕視地）就憑你那幾點兒小買賣——哼！算個什麼！（驕傲地）我父親——我父親跟三井洋行一天來往幾百萬生意，可都沒有像你這副神氣。（白送啤酒來又去）

林 唉！他老人家究竟沒有到個外國——

（這時，門外又進來了三個酒徒。兩人停住往後看。白玲招待來客在門旁坐下）

火

火 花

甲 宗三這纔是正宗！

乙 我這太陽風雷，

白 幫他帶來，好麼？

乙 行，就要。（白玲退出）

甲 媽的！待會兒喝醉了下碼頭淹死你！

乙 還有千把箱的軍火沒上完哪！

甲 嘿！不喝那虎那裏來的勁兒。

（甲丙抽煙談笑，白玲送酒去又回，雙方看了一會）

甲 （喝得發昏）你那姓白的來陪着你吧！這種地方我可待不下去！

乙 唉！你不相信！怎麼能叫她陪我呢？我們在東京也不過見了幾回面。

甲 （搖搖頭）唉！你們在東京就發生了關係。

（白玲酒後一陣狂笑）

林 (受枉曲似的)你猜錯了。那個時候她是個留學生裏面表表人物。我在大阪郵船會社

當書記，學生們瞧我不起，！哼我也瞧不起他們，老實說，我跟她會有什麼關係？

(背後酒徒又一陣狂笑，自有所期待似的，時刻站在杜鵑花盆前往外探望)

芳 (往背後睇二次眼)至少你們現在有。

林 (俯個笑臉)嚇嚇嚇！談不會的！這一次是他找到我。(眼睛看旁邊)噫！我也想不到

林 這次有仗，她會流落上海。

芳 (勝利地)可不是？她流落上海。你就找到她。她在那兒，你就跟到那兒。

(背後酒徒又一陣哈哈大笑。)

林 (我笑影裡不好意思起來)唉！這就是我良心太好的毛病，我看見她可憐，所以，

她要我事做我就給她找。

芳 (帶笑起來)嗚呼！多好的良心呀！給人家找事兒，找到小酒店當女招待或招待日本

軍部的兵，招待船上的水手，烏烟瘴氣的，自己好混水摸魚。

(背後酒徒又嘻嘻哈哈的笑)

林

(狂吞下一大口啤酒，放下杯，受委曲地)天知道！(又朝她)唉，這是她要做
的，爲着這個，我倒跟龜太郎老板說過七八趟，還替她做個保證人，龜太郎才肯答
應下來的。

芳

(也喝一口放下杯子)可怪了。(回頭瞧了站在窗邊的白一眼，又轉臉)要是一個好好
的女人幹嗎要做這下賤的事？

林

嗯！這你不知道！到過外國的人，都歡喜交外國的朋友，跟我一樣，我就喜歡跟皇
軍幫忙——現在上海許多人想把糖皇軍，都逼巴結不上呢？

(背後酒徒一陣痛飲狂吃，各帶點醉樣，一窩蜂地出門去了。店裏立刻復安寧。白
在收拾杯瓶送往櫃台上。)

芳

得了！別吹你的！我要你回去！

林

(倒酒，沒聽見似的)芳，你就不替皇軍慶祝，也陪我一杯吧。(遞過去)

芳 (推過來) 我陪你？哼！這苦酒，鬼子們才喝的。

林 (倒笑起來) 所以中國人不行！(認真地) 這種酒，外國人，(更認真地，) 外國人都愛喝的，(外國人愛還不夠偉大。) 噫！日本朋友也老喝這個——(舞着瓶，又給自己斟滿了一杯) 卑而卑而！

(白玲聽錯了，以為他要酒，忙走過來)

白 要啤酒？

林 (意外地) 哼！哼！

(芳子直瞪着她，她有點難為情似的)

白 (朝他搭訕着) 這位是？

林 (不覺的站了起來) 哦，我……我與古山。

(芳子面色突變，鬆忍着，白見情形不對勁，點點頭就走)

(芳子抓起手皮包，很快的起立)

火 花

芳 (急不及取手杖) 你又怎麼了？親愛的！

芳 (驚急地) 鬼話！這說什麼？你都不敢替她顛顛叫我做太太！什麼阿古由？(扭動

腰肢，一轉身就走)

(林連忙抓着帽子和手杖直追上去，剛好芳子衝出的那半截門)

芳 (向反彈過來，打在牠的鼻子上) 他才站下，回過頭) 白小姐！叫他們記我的帳。沙

約拿拉，(露過一溜烟地跟着跑了。)

(白猴拾起他没喝完的酒瓶送到櫃台上。)

侍 (作個鬼臉) 請！林先生消酒。小白隱桂店門口)

(門外有人進，二人同時轉臉，進來的是個二十一二歲的青年，安東。身材魁偉，

一衣淺灰色的西服，沒扣領子。) 衣服掛在櫃去，手裏還插着兩隻酒瓶似的東西。黑

眼粗眉，和直的身子，顯示他的意識和強烈，他就是白珍的丈夫。)

安 (衝口而出) 白小姐！

白 (邁上一步) 剛上安先生是來拿箱子的麼？

安 (橫空地) 嘿！(把手裏酒瓶隨舉上) 剛才真真拿多了，情打破。(邊前兩步) 現在我要拿回去了。

白 那末！(轉身向侍者急走幾步) 請你把那個盒子拿出來。

(侍者拿盒子遞給白。)

白 勞駕！(接過匣子轉身朝着安東，又不就遞給他) 剛才搖動了一下，不知道有打破沒有。

安 我想不會的(接匣) 謝謝你(轉身走)

(踏上兩步) 安東！(當心點拿着！)

白 知道！(停步回頭，看他一會) 白玲！

再見(轉身急步走出店)

白 (經過大門口，目送着) 待會來喝酒，我慶祝你！

火 花

白 (門外「噫」了一聲走遠了。白玲回轉身走來。)

侍 他待會還來麼？

白 (沒心境地) 沒準兒！

侍 嗚嗚！你們倆滿要好似的。

白 怎麼？

侍 噫(鬼祟地)我聽見……

白 (驚訝)你聽見？

侍 (笑一笑)我聽見他叫你姐姐。

白 (知道沒別的)哦！你真心眼兒尖——(坦然)還有什麼？我就住在他家裏，他是我表弟，怎麼樣？

侍 (斜眼看天)噫！男人老把相好當表妹(故意看他一下)想不到女人也一樣兒的。
白 (壓聲地)說什麼？

侍 (連忙陪笑) 嚇，嚇，嚇，我說他長得美(故意反問)幾歲了？

白 你問這幹嗎？(轉身去)

侍 嗚！我說有的女人愛漂亮，年輕，也有的喜歡有錢。

白 (坐下無聊地) 可我什麼都不愛。

侍 要是我做女人，我就都愛？！啊——中村先生！

(白轉身看門口，店門口又進來了一個人——中村。卅上下年紀，中等身材，面目很清秀，會疑的是日本的改良種，他戴一頂黑呢帽，青色西服，臉上修刮很干淨，他應該也有別的年輕人一樣的青春與熱情可惜祖宗傳給他更多的陰險的性格，和某種職務給他長時間的訓練，所以他的動作變得那樣沉着，帶着出奇的神祕性。這時他走到櫃台前，跟侍者一點首就摘下帽子，鄭重地交給他收藏。)

中 一杯紅茶，擱一片——

侍 (滿臉的笑，不等說完，就接口。) 檣樣。

火 花

中 不！金子蜜柑！

侍 是！是！（開單往狗洞裏塞）

（中村靜靜地低了白玲之眼，就靜靜地自己去檢個座位坐下。）

（碼頭上越重越的聲音一下下的響着，店門口櫃檯軌道上的車子也來往不停。）

（中村慢慢地從口袋裏掏出紙烟來抽。因他一個人的蕭瑟影響整個酒店的空氣，沈靜地沒有點聲音。櫃檯中間的狗洞口靜靜地吐出一杯清茶，倚着車到裏面拿着金出許多零件，做一個不取煩惱大人的姿勢，發白玲好好地透給他。中村吐出一口濃烟，從烟霧絲絲中靜靜地看這透茶過來的白玲；那末困難地對她派點一點頭，臉上露出

一絲大陰天的陽光似的微笑。）

中 謝謝你。

白 （相當矯矯地）不！

中 （笑了）哼哼！（把眼睛吹向茶杯裏，預備喝茶。）

白 (預備走) 您不要點別的東西！

中 (又抬起頭聽着，一邊手町在抓着旁邊的椅子指給她) 可以坐一會兒嗎？

白 (想一想) 可以的！(坐下)，(侍者直站那邊微笑)

中 (喝一口茶，又鄭重地放下杯子) 聽說你會講得很好的日語。

白 (低着頭) 不會很好的！

中 你在日本待過幾年？

白 (抬起頭) 沒幾年。

中 今年才回來的嗎？(抽口氣)

白 剛！(上個月才回的)。

中 (吐口烟，聽着她一頓，迷迷忽忽) 警察送你們回來的？

白 (聽得這話中有關) 警察的團因為這回打仗，家里匯款不到，我才回來的。

中 聽！(低下頭，覺得對手口齒伶俐，又突然) 聽說你在早稻田大學研究政治的，成績

夫 華

華 夫

大 業

五

中 很好。

白 (先沒想他會知道這些事)啊！(隔開)

中 (又笑笑)噫噫，我們倆還是先後到車呢。

白 (這才稍稍安靜下去)哦！——是麼？

中 哦！(情感地)雖然——那個時候，沒機會叫我們倆見面。(靜靜的抽煙)

白 (隨嘴地)現在見面不是一樣的麼。

中 (慢慢地吐煙，像一個長長的歎息)哦！現在？(搖着頭)現在的情形不同了。

白 (莫測高深)爲什麼？

中 (好像不是對她說的)我很不樂意在這種地方碰見自己的顧客。(說過了偷偷地瞭了。

她一眼她低着頭，也在想着什麼似的)

中 雖然，我們倆的國籍不一樣，你是中國人而我長日本人。

白 (突然狡猾地抬起眼)日本，中國人祇要在日本待久了，我覺得兩邊都一樣兒。

中 (喝了一口茶，鬆懈地一笑) 暫停！你跟日本有這樣的好感情，所以，我就更關心我的

同學了。(瞧着低頭的他) 你在這兒好嗎？

自 好！(機警地) 中村先生，您不覺地讓我的子！你想想我回到了上海，前面在打仗，家里

回不去，沒法子，只好特在這兒混生活了。

中 (更深一步) 是的！(故意從四外照一眼) 要是生活以外的目的，這地方算頂好的

了。

自 (把原本來的身份拋) 什麼是您生活以外的目的？中村先生？(邊搖頭) 我不懂！

中 (皮笑肉不笑地) 愛熱鬧的人，喜歡種種難題。

自 (肯定的) 我不是這樣的。

中 你不？(大笑) 哈哈！(更得意) 那兩邊是蘇州府，前面是海軍碼頭，我們的陸軍，我

們的兵，都在這兒混生活。(店內的燈，忽然熄滅了) 這還不

夠熱鬧麼？

白 (跟着聽)「」。也跟着笑一笑)「嘻嘻，(閃避地)您還是喝點酒吧！(接着就站起，門外又射進强烈的探照燈)白玲很快的往外瞥一瞥，燈光又移去了。」

中 (搖頭)「不！(緊接着)軍部里你有沒有熟人？」

白 (點頭指着他)「您！就是的！」

中 (意外地)「我？(安靜下去)你知道我在軍部裏幹什麼的？」

白 (口快地)「管線的中尉少校！」

中 (稍稍放心跟着站起來，白玲略退)「唔唔。(走進半步，唐突的)「一件事情，請你答應我？」

白 (捉摸不到)「答應你？」

中 (要說又停)「可是你不讀些書嗎？」

白 (有點羞慚)「祇要我做得好！」

中 (你做到好！)「可是你不會？」

祥 那是什麼？

中 我說（一字一字地）到麻上談談話。

白 （倒出乎意料之外）呵，這個！（立刻低下頭）

中 （又笑了）我知道你是不清的。

白 （神經很興奮，說得快）不是的，中，我聽說你在上海有家，讓親戚一塊兒住——

中 （打斷她，可一點沒動情感，安靜地）白小姐，我比你清楚！我不為別的，祇有幾句

白 話，要問問你。

中 幾句話？在這兒不好麼？

中 （斬釘截鐵地）這兒不行。（旋轉身預備走）白跟進半步）可是你不答應我自己也會去

中的！

白 （看不出對方是什麼個人物）啊！你這個魔法鑽家自己！啊！林武生，怎麼說說？

中 （移動了一步又轉身對她，一字一字地）啊！我找了幾天，今天才從林先生身上，找

大 花

張

大 花

到你住的地方。

白 呵！(意外地驚呆)誰都有點暈眩？誰力釀定自己？哦！林先生，您跟他熟？

中 大笑一笑)我們都是熟的。

白 那你知道？我到這兒就是林先生給介紹的。

中 知道(又發一聲)哼哼？他是個不中用的東西。

白 (故作驚訝)爲什麼？(直瞪着他)

中 他介紹你這個好地方。

(白帶有點陰沉對方是什麼人物，在準備着對付方案)

中 (彼此心照不宣地一笑)你答應了我？

白 (沈靜地)答應。

中 (跟進一步)那什麼時候？

白 (一點不忙)就今天晚上。

中 (倒抽不到他有這樣的勇氣)今晚？

白 (好像不是說自己那麼隨便的)今晚，十二點鐘。

中 (滿意地伸手要握她)那我們——(二人握一握手)回頭見！轉身就向櫃台走，取了櫃子，匆匆出去)

侍 (背脊似的)每一蓬阿坐笑笑！噫！(聽見白呆呆地站着不動)。

侍 唏噓！怎麼了，白小姐？

(白抬頭看了他一眼，又俯首，站着)。

侍 我說他，喜歡你，可不是喜歡你？

(自語無任悵悵地)我要是個女人的話——(中村又匆匆地過來，站在門邊對掌櫃招招手。掌櫃立從櫃台裏走出。二人在門邊，中村給他一條紙。)

侍 (爲難地)這兒沒有人，那成？

中 (威嚴地)這兒叫白小姐代看一下。(推着他)你快點去了就回！

中 (傳聲筒裏) 世去了。中村請在門外等。(聲音) 你對誰去了？

白 小姐，我叫他這個片手給林先生——我們待會見！

(白點首) 中村又走出去。白見宮本塔酒樓裏林林(對林)。

真報章：(門外的聲音) 這人由誰——(中林又終於出來) 這門裏

中大日報。大晚報有林林(對林) 還有路道，這外呀！(對外)！

(白玲聽着急何門耳走上前自掩掩) (張慌慌的臉)

真報章：啊妻號外？(接看跨進來，全張臉對他揚一揚)

白 (神祕地) 手我過他(小三)定，請你與白呆呆說說(不聽)。

白 (看四外一瞧) 我找姜先生來的！

白 (輕點點頭) (又掩掩) 是陳先生嗎？(每天歸) 還手！(轉身) 轉身

真報章：(在報紙袋裏取出) (張報) 他(張報) 送給你。(遞報與她) 就

中 (看一眼) 即至櫃前，報紙裏在(張報) 白拿報紙筆在他手

白 好！你回去跟他們說，安先生還在碼頭上等着，別讓他們耽誤了時間。

查 (走兩步又回頭) 白先生，沒別的什麼事，就這麼會來對面！

白 沒有！(送他出門後即退回看報。反覆的找，最後給找出了，他一邊開報，一邊眼睛向左右留着神。)

白 (擡起報紙，緊抓在手裏) 剛站在那邊，怎麼沒有消息，這命裡註定的命，怎麼就這麼

時，碼頭上響了一排鎗聲，在夜的江邊特別的響亮，她「呀」的一聲，倒退一步。

接着四外都吹起急急的蒲子，她急急的步到門外，而捲進守門的雜差，她急急

地又把門關上，側着身站在那兒，聽着外面騷亂的響聲，突然這門對民衆的一

聲，被人推開，她差點兒降下去。安東像颶風般地捲進來，神色慌張，頭髮散亂空

着手，(一閃身就貼在門後的牆壁上喘氣。)

白 (聲音顫抖) 怎麼了？安東！

安 (迅速地往四外巡視看見沒人，隨即) 炸，炸彈，炸彈沒中，狗子們，——追上來

火 花

五

丁！(門外槍子和奔馳的履聲)。

白 (氣急) 沒有炸中！他們追，追上來了！

安 (喘氣) 姐姐！我！我們完了。

(外面奔跑的聲音雜亂，追近門口)

白 (迅速跑過去追近他悲痛地) 安東，弟弟，你！我們難道能夠死在四塊兒？

安 (緊緊地握她的臂膀) 死！死在一塊兒！死在一塊兒！死在一塊兒！死在一塊兒！死在一塊兒！

聲地拉着)

(門外一陣急跑的脚步聲響過去了，二人似乎放下心來，彼此互相緊緊地拉着)

安東往台後跑，指着櫃台後)

白 (緊追地) 快！你躲到里面去！

安 (爬上去看一眼，又下來失聲地) 不中用，狗子們會來搜的！

白 唉！(眼睛跟着他四外看看，看見了桌上中封緘過的茶紙，就跟着他過去，要他坐)

那你！你就坐這兒喝酒。

安（不肯坐）喝酒？要我坐這兒喝酒？

白（接他坐下）噫！待我應付他們，（迅速轉身向櫃台上取過冰丁沒喝完的兩瓶酒連

酒杯，安似乎明白了，坐下去。）（白玲又過來）

白啊！你的頭髮！（急放下酒瓶，替他理一理髮）

（外面又一陣槍聲，安手顛顛地倒出酒）

白（聽住他）弟弟！你幹麼手發抖？（接過酒杯替他斟）

安（不肯讓）我，我沒有！（舉杯在手）

白喝吧！（顛聲地）喝完這一杯苦酒吧！

安（一飲而盡，吁口氣，搖搖頭）噯？

（苦痛地望她）這是最後的一杯嗎？姐姐！

白不！弟弟，這不是最後——！

夫 花

畫

姊 姐姐，你臉兒發蒼了！（自己反而手顫顫地放下杯）

白（勉強一笑）我？不會的。（力持鎮靜，底裏放下手裏的報紙，離開他）

婆（立刻跟着旋轉身）你幹嗎離開我？

白（白用手放嘴上叫他別說話。門外響着脚聲；安迅速轉身，喝酒看報）

婆（店門推開了，兩個日本水兵，海軍兵），一步跨進來七條神似的，站在門裏不動，

白（貓惡地往左右看）（遊蕩哥林替出精）

白（舉着二付笑臉，迎上去）啊！你拉我！——馬士！

水兵乙（一手抓住她，暴雷似的）你可聽見有人躲着？

白（裝做被撞痛的樣子，急抽回手）（白急）（假裝地瞞他一眼）你！（急轉過身，不

理他，自己摸撫着手，又回頭）看！（遊蕩哥林替回舞台）（遊蕩哥林替）（遊蕩哥林替）

（意外地，兩個水兵全笑了）

水兵甲（賊笑瞞着乙一眼）乾妙馬，宋拿呢西特——！（又僅僅地過去拉白的手）伊打伊

白 (故意地) 剛才你沒到碼頭去扔炸彈罷?

安 (神氣穩定) 我在這兒喝酒，你沒看見?

白 (連連點頭) 醉，看見的，(朝水兵乙) 是嗎? 他壓根兒就沒出去過。喝了兩瓶

酒，一杯紅茶。

(水兵乙貪婪地望酒一眼，預備轉身走)

(水兵甲在櫃台裏搜了一會，又在架上取盒香煙，這時也鬧暈了)

甲 (揉揉了安一眼，對乙) 阿伊子，約苦尼得魯雅耐!

乙 (不負責地) 噫! (又抓住安的肩膀) 媽的，那放炸彈的忘八旦，就活像你!

甲 (順勢帶他一把) 伊克!

白 (鬆了，揉住) 伊克馬住哇! (朝乙) 他是我們庫里客兒! 噫! 滾遠沒錢

呢。

乙 (點頭放手) 噫，噫!

甲 (不懂) 多西特?

乙 馬七夏訂!

甲 所加!(放了手，兇惡地瞪了安一眼，與乙同走)

(白騰安一眼，二人鬆口氣。可是冰兵甲乙走上幾步)

乙 馬得苦利!(乙又打轉身，站住)

(乙跑至櫃台跳上去抓包烟)

甲 (乘機過來，嬉皮涎臉地在白面前看了看，突然在她臉上舔一跑馬十稀唾沫) 怯退，他反而乘勢抱過來)

白 (掙扎) 牙打! 牙打!

乙 (取了香烟過來，拖甲一下) 亦可!

(甲鬆手，可兩個人都拉着她走了。走至店門口，乙拍拍她的肩，拿香烟對她面前揚一揚) 記我的賬! 下了班我過來喝酒的!

火 花

三

白 (唯恐他們不走，趕快點頭) 離！沙約拿拉！

(水兵甲乙至門外)「沙拿拉！」

(自回轉身，呆呆地站着不動。)

(安或然與她露着尿兵出去，看了白半晌，突然趕上前，掩過白的手。)

(感動地) 姐姐，你——你爲着我受了委曲！(抱著她的手，把自己的臉孔埋下去)

白 (在極艱苦的疲乏之中，恢復了興奮，瞧着俯在自己面前的她，抽出一手撫摸他的頭)

我不——我能忍受的——

安 (抬頭痛苦地望她一眼) 唉！(低下頭)

白 (圓轉地望她) 你又怎麼了？弟弟！

安 (撒了他的手，自己握緊拳頭，沒抬首) 我，我不能！(突抬頭，激情地向她) 我不能

忍受，(望前面) 我討厭這一種工作！(低下頭)

白 (驚詫地) 啊，你爲什麼突然這樣說？

安 我不能忍受！（抬頭向她，雙手抱她的胳膊，悲痛地）姐姐，我不能看見狗子們當我面前，糟踐你，侮辱你！

白 （明白了，冷淡的笑一笑）哦！（反問他）可是，你沒看見，狗子們還當你面前糟踐整個的中國，侮辱整個的中國嗎？

安 （放下手，低頭想一會兒，有了理）可是，你屬於我的！（激動地）我應該拿生命保護你。

白 （清明地一笑）不！你不能替狗子們沒走。你自己的性命就在危險之中！

（安語塞，慚愧地退一步，垂頭喪氣地站着。）

白 （進前友愛地牽他手）弟弟！請聽！你揀着命做這危險的工作，你忘了，這是爲着什麼？

安 （想一會兒抬頭）爲着祖國，爲着你！

白 啊！爲着我？不！弟弟。先沒有了中國，我們倆都不能夠生存的！要保護你姐姐，

火 花

四一

先要保護你國家。

安 (不平地) 保護國家！難道我還沒有做夠嗎？我整天地拿着炸彈，把性命掛在狗子們的槍尖上，我爲的什麼？

白 (感動地抱過他) 弟弟，你能的！能保護你姊姊。

(安反而羞澀地低下頭)

白 不過，爲着你年輕，爲着你熱情，有時候，你就感到了對國家的責任。

女 (爭扎退一步) 可是，你不能說：我不應該對你有熱情！

白 (進一步) 應該的！(又有鼻講) 不過，這個時候，擔任了這一種的工作，安東，我們倆應該把私下里的愛情，一塊兒獻給國家。

安 (不以爲然) 啊！私下里的愛情？

白 (肯定地) 是的！私下里的愛情！爲着民族爭取勝利的和平，應該跟生命一樣的不怕犧牲。

安 (失望地退到一旁自語) 啊！爲着勝利的和平，要犧牲我們倆的愛？(朝著她) 你！

——(失神地坐到椅上) 我，我可不能！

白 (跟着過來) 你不能，工作就要受着更大的阻礙。安東！放安靜點兒，我們的危險並沒有過去。

聽！

(店門外一陳錯雜的腳步響，急驟地走過去)

(酒頭上起重機的聲音，跟鐵軌上的車輪還不時地在響着。)

白 (從門口收回了視線，一瞥眼就瞧到掉上的報紙，一手急抓過) 啊！這不是剛才小三子送來的？

安 (不明白) 小三子？賣報的小三子？

白 (點頭笑一下) 嗚！(遞報紙給他) 你瞧，我們倆多麼不小心！要不是這通訊的方法祕密，剛才不會給狗子們帶走了麼？

火 花

(安接過報紙，白損給他看。)

白 這兒！陳先生要我們想法子。

安 (很快地看一下報紙，趕快塞進褲袋裏，興奮地起立) 哦，狗子們的軍火，今晚就上火車，就上火車？

白 是的！我們偏要到車站去！

安 (同意地) 哦！車站也許好一點兒！(瞥門外一眼) 碼頭上不容易下手。

白 (發覺起) 哦！我忘了問你：剛剛碼頭上的炸彈，爲什麼不開花啦？

安 (也引爲詫異) 我也奇怪！(用眼睛問她) 引信怎麼會壞了？

白 哦。引信壞了？(也問他) 家里出來的時候，還裝得好好的。(低下頭思索着)

安 是的。(也低着頭思索)

白 (可想起來了) 我想還是給搖壞了。

安 (急抬頭) 誰搖壞的？

白（清楚地）先，我拿進來的時候，不該叫那侍者給我代數着，就是他鬆鎖的。

安（無限惋惜）唉！差點兒連我們都完了。

白（就心的）可現在還是危險的！說不定他們還會來——

（果然，門口進了人，二人驚嚇回頭看：侍者鬼祟地走進）

白 呀！你嚇死我啦！

侍 哧哧哧！（看了安一下）啊，安先生，又是你們倆！

白（離開安強硬地）噫，我們倆！

侍（走近前）你們倆倒說得起勁，可知道（指門外）外面又出了大亂子？

白 聽見兩槍！可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侍 又是炸彈擊！又是游擊隊來炸那個碼頭。

白（故作驚疑）啊！可捉到？

侍（冷冷地瞧他一眼）捉到一個！（又向媽）要不是捉到了一個，我還會兒還不得回來

火 花

四五

四六

呢！

白 爲什麼？

侍 路上戒了嚴！現在都還沒有解除。

白 那你又怎麼能回呢？

侍 (得意洋洋地指自己胸前繡的「朵紅櫻花」靠着牆上

白 (也跟着瞧自己胸口的櫻花，指着對侍) 哦！靠着牠？

侍 (傲慢地) 噯！這一帶的日本兵！那個不知道我是櫻花酒店裏的，龜太郎老板的手

下。

安 (不安) 唉！我怎麼辦？我不能回去了麼？

白 (同愴着他) 是的！(又抱歉) 唉！今晚我上我不該叫你來這裏的。

侍 (衝護她) 先你怎麼會知道！

白 噯！我先在門口，不過隨便說句(轉臉向安)。可沒想到你真的就來了。

白 (離開他們) 我看還是喝點酒，待一會兒！(向櫃上走著)

安 待會不是更晚了麼？

白 (回過臉冷冷地) 反正現在路上過不去。

安 啊！路上過不去？(失望而無力地又坐到椅上)

門外傳來一片喧嘩日本小調的聲音。——音樂漸漸變弱，汝六年又誰力几知？……

甲乙 (門外的聲音) 哈，哈，哈，哈哈！

白 (傾聽一下) 啊！他們來了。

(同時門下面伸進兩隻皮靴，碰的一聲，門推開了。水兵甲乙出現店門裏。手里沒鎗，口嚼半截烟屁股，樣子滿寫意。)

侍 伊拉塞伊馬……

甲 哈哈！八如那羅，克撒馬……(往櫃台上走著)

火 花

四七

白 (聽下) 這海軍服，滿臉堆着笑，海軍服！

乙 (走進，橫睨了安東一眼，自己就檢個座位，一屁股栽下去。回臉朝白玲招手) 阿嫩耐，到這兒來！

侍 (跟着過來) 賜酒？

乙 (把半截烟屁股往地下一擡) 噫！要嗎頂多頂多。

白 打了粉仗？

乙 噫！剛鎗斃了一個——痛快——

白 (微微垂動一下) 鎗斃誰？

乙 一個那炸彈的忘八旦。

白 哦——！(轉身就要走，水兵甲恰好從後面走來，兩隻手環抱了她，手里還抓着四只酒瓶，白掙扎)

甲 (掙扎的鬍子差不多刺到她的臉，把左手的酒瓶揚一揚) 耐！奧利拖一雪尼阿耐——！

（侍侍扎着要走，水兵乙又從背後拉了褲子，她就跌坐到乙膝上）

乙 對，對！跟我們一塊兒（媽呀媽呀）

（白雲吼起來，可勸不起來。水兵甲放下酒瓶，羨慕地，趕緊拉把椅子過來，三個人緊緊地擠着坐。）

（安東在一旁，先還偷眼着，接着就板起臉，對他們直瞪着。）

（侍侍伏在櫃台上微微笑。）

甲 （擠着坐）衷！哪？

白 （推了他）牙——打！牙——打——（給抽身子出來）

（安東在旁邊稍微鬆口氣。）

（可是水兵乙又抓住了她的手。）

乙 （滿得意地，裝相鬼臉對她指着甲）他不懂中國話（請原諒）

甲 （用眼睛問二人）哪——屈？

火 花

乙 (大笑) 哈哈——(對她) 他不懂。

甲 (恨恨地) 媽拉皮——(打開酒瓶，嘴裏灌着酒就喝)

(乙不甘落後，抓過酒瓶就也學着樣做。白玲乘機溜走，可是水兵甲從後面又把
他攔腰抱過來。)

(安東又神色緊張。)

甲 唏唏——

乙 (有點醋意，對甲) 伊克乃作！(把白好好地拉過來，正經地) 我們今晚上(做手勢)到
你家里去，好不好——

甲 (抓酒瓶在手，有點惱) 藥西，藥西！奧利真——(又喝了一口酒)

(安東厭恨地瞪着眼睛)

乙 (對甲點點頭) 約西——(又向白) 到你家裏去。

白 (重重地搖頭) 不行——

(安東痛苦地嚥下一口水，低着頭。)

乙 不行？(狠狠地一下摟了她)我要！

(安東突抬頭，眼睛里冒火，把着拳頭要立起。)

自 (雙手在乙胸前用力一推，自己的身子就反彈了出來)討厭(退兩步站着想)

(乙反而打個大哈哈。安東又透出一口氣，靠到椅子上。)

甲 (放下酒瓶探問乙)伊夷加？多一加？

乙 (追上兩步)可一不可一？

(自抬頭瞪他一眼沒說話)

乙 (想抱她，她閃退)今晚上，十二點鐘。

自 (被喚起了一個記憶，自語)啊十二點鐘。

乙 (有點希望了)嚶？十二點鐘！

自 你們到我家里去？

火 花

乙 好不好？

白 (有所決定似的，轉眼對他笑) 好！

(安東意外地受了震動。)

乙 (意外地) 好？

白 (點點頭) 今晚十二點鐘。

乙 (拍一下她的肩膀) 啊，哈哈！(凱旋似的回到座位上，取酒狂吞)

(安東臉色變得陰鬱，時刻以眼抹着白玲，可是白玲沒注意，他痛苦地抱着頭，伏到桌上。)

甲 (不放心地向乙) 毛——伊夷加？

乙 (點點頭) 嗯！(又聰明地向白玲) 你住在那兒？

白 (清楚地) 克麥克路，(做手式) 一，一，一號。

(甲乙二人全懂，放機關槍似的打個大哈哈。)

甲 (學著) 馬克馬克魯，一一一。

白 (笑着點點頭。)(安東忍無可忍地，搶到白玲面前，站着。)

安 (嚴重地) 白玲！我走——(說走就走，跟逃犯一樣地往外直跑。)

(水兵甲乙瞪着眼莫明其妙。)

(侍者都來不及說個清楚。)

侍 他——他沒會賬——

(白玲追上兩步又踩着轉過身，很快地瞥了這些人一眼，又急轉身追向門外去。)

——幕急落——

第二幕

時間：緊接着第一幕——夜十時左右——在白玲的家裏。

這是個不容易說明的房間。說牠沒陳設？可也放着許多的東西。說是沒裝飾？那正中壁上，就掛着一大幅自由神像。安在頗講究的畫框里。室中每一件東西都放得整齊；可又那麼不調和，相稱，給大家一種特殊的感印，也許是牠們的主人，本愛乾淨和裝飾的；祇爲着別的原因，不能用更多的時間好好地照顧牠們；或者也不願意他們公開給人們看見；所以，一切的都帶點潑野，不修邊幅的習氣，大爲高雅的紳士們所搖頭歎息的。同時，還可以從這陳設上看出一種手面頗闊氣的流浪人的情調。他們偶然地在這兒佔有了一切的東西，可是，一離開此地，就要完全跟他們絕緣，也許連記憶里都不留一點影像。

右壁這邊開個門，通到樓梯口。那邊斜放着一張寫字檯一半斜對着後壁上的窗

戶；從那上面可以望見距離六尺多遠的地方，還有個小窗。這距離分明是個小天井，因為這時銀白色的月光正從那上面射到小窗上。窗戶是關着的，跟牠並排地站着，還有個門：從那兒經過小天井的走廊，可以通到後面的房間。自由神的玉照就是懸掛在門和窗中間的牆壁上。左壁是整堵的牆，牆上沒有一點裝飾，還是前任住戶的小孩，在牆腳邊用鉛筆畫些阿貓阿狗的羣像，大有未來派作風。牆下面放着一張二房東剩下借給他們的舊沙發，可是兩旁又配着一把新的靠椅。寫字檯上放一隻很美的檯燈，但，幾只不倫不類的洋鐵罐却不怕醜地也擠在那兒站着。棹旁一只很新的小提箱被壓在破紙盒底下，報紙成堆地從那壞紙盒里面湧出。

幕開時。房間里沒有人也沒有一點燈亮，從窗上透進來的月光就顯得異樣的淒涼和神祕，半響，門外有性急的腳步響上樓，接着就是鑰匙在鎖孔里響了一小陣，然後，因過於用力推開的門，碰到壁上的響聲。第一進來的人，熟習地跨着大步一屁股就落在右牆下的沙法里。跟着進來的，但聽着腳步聲就知道她的沉着，裝在

門後的電鈕有人在扳動，立刻，房間里就大放光明了。

（安東臉孔埋在手掌里靜靜地埋在沙法上。白玲還穿着絨一朵櫻花的女侍者的衣服，剛從電鈕上收回一隻手，望着他，無可奈何地輕輕呼口氣，就走到寫字棹前的椅子上坐。可是這一聲呼氣，深深地擾動了坐在沙法上的人，他霍地起立，握緊着拳頭在房里踱着沉重的腳，走來，又走去。白玲安靜地瞧着他，可不說話。這一段瞎鬧，經過相當時間。踱步的人更顯得有力地漸漸把腳步放慢。左一停，右一站，最後站到沙法前，一斜眼就看見掛在壁上的那幅外國女人，一手高高地舉着自前的火炬。也就像火炬燃着了貯在他心里的炸藥，立刻爆發起來。）

安
（極迅速地踏至後壁，兩手扯落那面像框，死勁地往地上一擡）噯！自由！自由！

（擲雷地）爲着你，丟了愛情，丟了性命！

（白玲坐在一旁，癡癡地，沒驚動，也沒睬他。）

（安東很快地瞥了她一眼，好像從她過分的鎮靜中感到她態度的冷態和可恨。於

是，更生氣地從自由的背上用腳重重地踏著過去。艾羅剛開始的時候還極不生氣而又着急的在房裏踱來踱去。」

白玲仍然沒有理他，知道劇院繼續進行。幸而，她突然記起似的立刻起身收拾掉上不大像樣的洋鐵罐。又把壓在破紙匣底下的手提箱搭救出來。）

她站在掉前預備把那應酬的洋鐵罐裝進箱子裏，這這十切的動作，安東先是站著靜靜的看，不知道什麼原因，又叫她住了氣。他搶上幾步，手抓住她。因為用力過猛，她一轉身就跌坐在椅子上，繃在她胸前的一朵櫻花，紅得似乎刺出他眼中的火，他粗魯地抓她胸前，就那麼一聲淒涼，櫻花館的號衣一半算完了。）

白玲默默地傷心著她的頑固和粗魯，安東的滿心忿恨，在撕破衣服的時候。像是已經發洩了，現在望見她柔軟而無抵抗的樣子，自己倒像個在陌生地方受委曲的孩子遇見母親的伏手去，把臉孔埋在她的膝蓋上，發聲地哭起來。）

白
分明是咽著眼淚的氣息起來，你！起——來！

秋
集

五五

安 (索性發嬌) 不！我——不！

白 (雙手摻扶着他，自己也起立) 瞧！你這樣我會喜歡麼？

安 (站起來退半步，板着滿是淚痕的臉，埋怨地) 我知道！你不喜歡我。

白 (再搖他一下，當作報復) 嗯！我不喜歡你！

安 (當真地瞪着她) 你！

白 像你那樣的野蠻，啊！我不喜歡！

安 (絕望地) 啊！我野蠻，野蠻！…… (急抱着頭頭步走向沙法士你身邊去。)

白 (迅速地追上前，一把抱了他溫存地一笑) 弟弟我是氣你的！

(急抱着頭不理她)

白 (沒辦法地捧過他的臉) 你瞧！姐姐不是對你笑了麼？

(安不意識地抬起臉，瞧了她一下)

白 (柔撫抱着他的臉，看着他) 指給他！安東弟弟！你勇敢！你聰明！姐姐怎麼會不喜

那會！

(安倒要掙扎退後)

白 (抱着不放) 我在千萬人當中，選了你一個，我為什麼不愛你？

(安東有點就範，呆呆地望着她)

白 (一下抱緊他，傷心地) 我們倆是一對可憐虫，我們倆的生命時刻都在死亡線上。我

們倆能活着一天還不應該相親相愛麼？

安 (羞澀地低着頭，顫聲) 姐姐！我也懊悔！

白 (含着她捧起他的臉，給吻一個在額上，笑一笑瞧住他) 可是你先爲什麼不明白？先

在路上，我不跟說了許多話了麼？

安 (又低了頭，埋怨地) 可是，你不能因我能做救國的工作，才愛我！(退半步抬眼看

她一下) 你不能當我是扔炸彈的工具。

白 (明白他的委曲，魅惑地笑一個，牽過他，低聲) 弟弟，這一個月我們倆同居的生

火 花

五九

火 花

活，難道這不夠證明我對於你的愛？

安 (羞澀地低頭) 雖然！你！

白 我！

安 (突然抱住她) 雖然，你也愛我，可羞！

白 (雙手抵住他的胸) 我還愛了別的人？

安 (放了手) 沒有，你不會的！

白 (退一跬) 那還有什麼呢？

安 (提起這要生氣似的) 爲着工作，你常常忘了我的存在。

白 (奇怪地) 怎麼？

安 (退一跬自語似的) 我知道，在東京讀書的時候，(纏住她) 許多男同學跟着你跑，包

圍你，變成了你一種，一種！

白 (緊接着) 一種很浪漫！很浪漫！

安 (立刻糾正) 不是的！是二種不願視察的罪過。

白 (明白) 哦！(進一步) 那是因為他們的愛惜不值得重視呀！(雙手抓着他的胳膊) 至於你：你爲着我工作的牽累，替我坐了監。挨了打，受盡日本警察的欺負，(親暱地抱了他) 你——你都沒有一句埋怨我的話。

安 (低下頭) 那——那是我樂意。

白 (更愛他，在他頭髮上吻了又吻) 所以，我就斬斷同學們的重圍。在千萬人當中，唯一的，就愛你一個。

安 (有點受寵若驚地抬起頭) 只愛我一個？

白 (拉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 祇有你純潔的心，配做我生命的歸宿。(又無力地放下手，一字一字的自語) 啊！生命的歸宿！(痛苦地瞧着他) 弟弟，我們倆太可憐了，(失望地搖頭) 我們倆的生命太沒有了保障！

安 (拉住她的手緊緊地握着，堅定的) 姐姐！我能做你生命的保障。

水 花

水 花

白 你？（搖頭）不行，我們倆一樣的同樣！

安 （不以為然）不，我不可憐！

白 （驚愕地）一天沒有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的生命還一失沒有保障。

安 （懇切地）忘掉地獄吧，無畏地！忘掉地獄吧，無畏地！（低頭）

白 （嚴正地）沒有衝突！（自語）要保障我們的愛情，就要先保障我們的國家，（向他）

沒有？國家？我就是要像眼前一樣，時刻受着鬼子們的侮辱，虐待。

（先說靜靜地低下頭，突然點起煙）姐姐，（低頭）可是，有的時候，我

又細說，像剛才對你的激動。（向她）你，你饒恕我麼？

白 （羞澀的一笑，又抓過他的手）安寧，這不是你的錯兒！因為你太年輕，大情感了，

種不定要打緊，我不應該當着你面前激出使你難堪的舉動。（有苦說不出地嘆一口

氣）可是！

安 （有理地）是的！剛才在酒店裏，新受兩條綫的侮辱，我忍受着；可是，你又跟他們

那麼親熱地，把我們的地方都搬出來！

白 (被喚醒了似的) 啊，我們的總動員！

(立刻轉身到桌上被提箱)

安 (莫名其妙地，跟上一步質問) 你幹麼把這地方告訴給他們？這約了他們來到這里？

白 (又轉身，一時說不出理由) 精靈總動員！

安 (碰着她胸前被裂的衣服，指着那朵櫻花) 我看見這朵櫻花帶恨，別說看見了他們。

白 (突然也瞧着自己的胸前) 又怎麼叫恨呢？不，這話對你沒有用，不是麼？我們倆誰能夠

回來麼？

(安又覺語塞。)

白 剛才路上，戒了煙，你離開酒店，我就就心着，馬上追出來。可不是？靠着這朵

櫻花，我們倆才能夠從路上通過。

安 (英雄末路的神氣，低頭歎息，轉過身，拖着無力的脚步) 啊！我，我還受過仇敵的

次 能

三

保護我的保護！

白 要來打氣似的，跟着過來，敲了他一下，笑）安東，這不算一種恥辱！我們要狠

狠地用敵人力量消滅敵人。

（安低頭點點頭）

白 我還有許多手段，要林胖子給介紹到酒店里做事兒，跟這，不是一樣的嗎？

安（聽了地一服）：我們要記定他的地方，不要提起來，有事，你怎麼個把我們的地

方說了出來？

白 哦，待會兒！（又驚張起來）轉身走開某旁）弟弟，你先幫我把這罐子（拿洋鐵罐交

給他）裝上火藥。

安（不立刻接她的）怎麼？

白（收回拿着洋鐵罐的手）：誰呀？剛才你太興奮了，我不敢對你說，（看一下手錶）可

是，現在時間很迫促，他們就讓這事！

安 (不明白) 這是一肚子的氣) 那你幹麼不理他來?

白 (安靜地) 告訴你!! (一字一字地) 這個地方我誰不說出來。日本軍部也已經知道了!

安 (意外地) 啊! 已經知道了? 誰告訴給他們的?

白 (林胖子!)

安 (忿恨地) 哼! 我早知道! 這個東西。準會害我們的。雖然，對我們也有點用處。

白 (神秘的) 他是個沒用的蠢材。可他的背後還有個日本人跟住我們。

安 (驚詫) 啊! 還有個日本人跟住我們?

白 (沉着) 嗯! 一個叫做中村的日本鬼子。是軍部裏的。我還沒查出他到底是個什麼人

物。

安 (有些懷疑) 那準是個偵探。他這叫中村的偵探。(美裏地) 可是你幹麼不早說?

讓我好對付他。

白 (沉醉的一笑) 早說? 先不是爲着愛情，愛情。(冷冷地) 你還跟我鬧着盤扭麼? 我那

火 花

六五

有時問說呀！

（安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白

（埋怨地）哼！愛惜！就誤多少有用的時間罷。應當儘早如選和起來透過洋鐵罐）弟，我不怪你！聽我的話！趁這時候趕快裝幾個炸彈。

安

（接着洋鐵罐，不清楚對方的意思）是的是的！裝幾個炸彈！（他低低地）跟他同歸於盡！

白

（看他悲壯的樣子好笑）你呀！這裏面有用嗎？炸彈？炸彈？不中用的東西麼？（被他一笑又轉身）呵！那裏怎麼着？華會害死即的。雖然，他死即也官理亂。

安

（認真地）怎麼？陳先生叫小三子交來的信，你忘了？（一字一字地）今晚上他們的軍火就要上火車。

安

（完全記起了）呵！（咬着字）我初到車站那陣陣用那堆了林重校也已經駛往後面的房前跑去）

料（望着他出去，隨着溫暖的陽光，想起地下的破鏡框，瞧着自由神自語）自由！有了愛就沒有你了。

（說着把帳幔裏面，脫脫美女侍的衣，突然，樓梯響了，她以極度的注意瞧着右邊的門。）

（進來的是林胖子。）

白（意外地）啊，林先生！

林（抓下帽子在手裏，笑一樂）真身上有幾位呢？剛才我還在酒店裏找過你呢。

白（哦！沒有事麼？）（指着沙法）請坐！

林（哦！）（舉着杯奉人轉轉，走向沙法上去）

白（沒等他坐下就恭維）您真做人好！這個時候，還肯爲我的事兒，跑來跑去。

林（對手着穿了自己的來意誠懇地）你怎麼知道是爲你的事兒？

白（倚着椅背上，故意擺着頭轉着）我想知道的是，您怎麼知道是爲我的事兒？

林 (恭維得滿心愉快) 嘩嘩嘩！你真了不起！(一肚子事情急得說不出) 別看中林先生叫酒店里的橋歌給我送上一張票子。

白 哦！那是送給您的？

林 (先探聽) 你看見過？

白 (搖頭) 沒看見。

林 (既然沒看見，反而不好直說) 不過上頭裏沒設什麼(眼睛往外看) 讓海兒！你今晚上上這樣早就回，我當是你知道了。

白 我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林 那你為什麼這樣早回？

白 您到過酒店，他們沒跟你說麼？

林 哦，我剛到那兒問一聲，聽說你已經走了，我就就走。

白 (放心的撒謊) 路上戒嚴，他們叫我走開。

白 中村先生。

林 中村，(這一想又)嚇嚇。中村那個小傢伙。倒跟你很關心似的。

白 怎麼？

林 他寫過字條質問我，並且要我立刻叫你別再上酒店里做事。

白 什麼！他能干涉這個？

林 他有勢力！

白 他幹什麼的？

林 ，我也不太清楚，不過他是種陸軍警察來的。(軍部的人專聽他說話。

白 那你怎麼辦？

林 所以我起來跟你商量(起立走近她)其實那樣的事情，也太委屈了你。——

(白默默地站着自己想。)

火 花

六九

林 密司白玲，我能夠跟你介紹更好的工作，（撲得更近）眼前你有什麼困難，我可以儘量的接濟。

白 （厭惡地瞟了他一眼，沒聽見似的自語）不幹就不幹。

林 （高興的了不得）嚇嚇嚇！密司白玲，你是明白人。（做犧牲的樣子）我這一點對你的必，我想你總能夠接受的。

白 （這才聽見他說的）什麼，要我接受什麼？

林 （過分的誠懇）必！我的必！

白 （倒笑起來了）唏唏！必能隨便給給人家麼？（出奇地翻袖）憑不想活了麼？

林 （有些窘）別取笑我，我說的是真心話。

白 你要我不幹，我就不幹。那還要我怎麼呢？（嫵媚地攔住他）

林 （受魅惑地，想拉上她的手，她縮退）我說——

白 你說吧！

林 我說，我們倆在東京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

白 你就想挖出你的心？

林 （不明白對方的話是好意是惡意，看他那麼沉着的樣子，停一下，挨到她身邊，她微微離開，他羨歎地）唉，白小姐，你還是那個時候一樣兒美麗，一樣兒活潑，那個時候，我就向你表示我最誠懇最忠實的愛護，可是，你理都沒理我！

白 是的，那個時候我年輕，不懂事，還請你原諒！

林 （我得有機會進攻）我始終就沒忘了你！

白 噫！幾年了（給他一點口惠）這一次碰見您，你還肯那樣的替我幫忙，這就可見您的多情了。

林 （愛寵着般地）你真知道我的多情？我的多情麼？（幾乎想着抱過去，看她莊重的面，可又不敢張着兩手臂）白小姐，我非常樂意給你一個長期的接濟，你可以不做事，我能供給你美滿的生活，幸福的生活。

白 (尖酸地)呵，聽斷說！當心你的太太聽見！

林 (好像真有他在他的身旁一樣左右看一眼)哦，她！(又慚愧地)你看見過她的。家里有錢，沒讀過好多書，又沒到過外國，(悲憤)她怎麼配接受我的愛？(驕傲地擺動兩步)我到過英國，到過安南——噫，也算是法國。她，她是什麼東西！(又轉向她)真正的地方，才走到嶺山，她的娘家里。

白 (看她的神氣有點忍俊不禁)慚愧得很！法國英國我也沒去過。

林 (極口贊揚)啊，你，你不是到過東京的麼？東京也是外國呀。祇要不是中國都行！

白 (故作同情的諷刺)噫！待在中國，真委曲了你！

林 可不是？(越發越難過，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唉！委曲！(握着拳頭打空氣)我為什麼沒有一個外國的爸爸，外國的媽媽。我，我，(無限悔恨)生下來就做了中國人。

白 (冷冰冰地) 你可以離開呀！我相信中國這麼大，既不會多你一個，也不會少你一個，要是你肯離開的話。

林 噫，我早想離開了，可是——(貪婪地聽着她)

白 (安靜地) 幹嗎又不走？

林 因為有個稱心的伴侶，像你這樣。(眼睜着她)

白 (沉沉地) 請別扯到我身上；我——

林 (沒聽似的乘機進一步) 審司貝貝！白玲！你太可愛，你，我求你答應，(跪下去) 答

應我——

白 (退兩步恨恨地) 你這做什麼呀？是做戲啊？還是跟我拜年？

林 不！我是跟你正式求愛。(跪着膝行兩步) 外國人求愛都是這樣的！你不答應，我就不能起來。

(正在這時候，房門輕輕地被人推開，進來林胖子的太太。芳子手里沒拿皮包，裝

（驚駭隨便。二人背着身沒看見她進來。）

白（紙恨極了，嚴厲地）你不能起來，我就踢你走！

芳（三步做一步搶着過去，進了林一把）不要臉的東西！待我收拾他！

白（駭異地）啊！

林（一骨碌爬起來，惱羞成怒地）你，你怎麼樣來了！

芳（先咽下一口氣）噤聲，好容易我從酒店里一路問了來，果然沒有找錯。（向白表示

好感地取了聯絡）白小姐，我明白，你是規矩人；可是（又轉臉對林）這沒良心的！

白（追上前，兩只拳頭像落雨般，也沒有看清部位，亂七八糟地落在林的身上，林

招架着退兩步，她又上前打，林也生氣了，右手用力一隔——她差點沒跌倒——閃

身走出來，還很顧體面的，揮一下新製的洋服，預備往沙法上取帽子逃走，可是又

被太太攔住去路）

芳（喘着氣）哦！你是想走？沒那麼容易！告訴你，哼！我們倆從此就算完了。（一屁

股坐落沙法上，林知道情勢不佳，轉身想走，她立刻又起身，威嚴地）站着！（林被喝住了，又轉身）我要跟你算算賬！（指着瑞氣）我父親瞎了眼，把我嫁給你這樣的東西！——你用了我的多少錢，你還我，我馬上走！

林（忍氣吞聲地）親愛的，我們倆有話回去說，我，我送你——（走向前）

芳（順勢就是一個響亮的耳光，打在林的左頰上。）不要臉的東西，我要你送？今晚，我就回嶺山去，看你有本事，去找女人吧！（算是出盡了氣，拔起步，就往門外衝出。）

林（撫摩着臉頰，聽了白一眼，轉身取帽子，沒有事似的）噯噯！Sorry! Sorry! 密司白珍，沙約那拉！

（白珍鄙視地瞪着他，狠狠地快步走出。後壁的门有人敲着，白急轉身拿鑰匙開起安東抱着沉重的洋鐵櫃。）

安（聽見白就笑）嘻嘻，痛快痛快！（把洋鐵櫃放到桌上，又回頭對白）要不是你把門

火 花

七五

鎖了，我倒想進來打他幾下，痛快！

白（滿不在乎）要我們打他幹麼！（走向桌旁）

安（不以為然）他不認做中國人，可是吃的是中國的，穿的是中國的。這種東西，比狗

子們還壞——

白（拿洋鐵罐，回頭答一聲）。這種東西多着！打他一個沒用，（指着洋鐵罐）炸彈都裝好了沒有？

安（上前幾步）這回裝得頂好。

白（把槍放進提箱中，滿意地對他一笑）是不是，剛才在碼頭上的苦經驗，叫你更加小心了！

安 是！我們失敗一次，就多一次成功的經驗。

白（把提箱下了鎖看一下手錶自語）啊，十一點二十五分。（手按着他肩膀），祇有半點多鐘，狗子們就來了。你乘這個時候找小三子一塊兒到車站去，待日本人的軍火上

好車，就趕快叫小三子送個信，我再把這（指著提箱）箱的炸彈送去。

安（點點頭，可又表示異議）一手就要去取箱？我先帶去不好麼？

白（攔住他）不！你帶着不方便，待會兒給查到了，不是什麼都完了嗎？

安（同意）好！（勇敢地就動身）那我先走。

白（跟着轉過身）你！（安立定回頭）別走大門。（安聽話地回頭朝後壁的門走，白跟

上，二人至門邊，突然）弟弟，等一等！

安（不明白）還有什麼？

白（發突地一笑）沒什麼！（想一想）你去吧！（眼睛瞟着他）

安（不安地）姊姊，你幹麼這樣瞞着我？

白（惶惶地跑過他）啊！弟弟，我們的工作充滿着危險！（扶着他的臉直瞟）讓我多看你

一回，再看你一回吧！（又把他抱過來，閉着眼，臉貼臉地，聲音有些顫）安東弟

弟，路上小心點兒！

火 花

七七

安 (轉臉看着白) 姊姊，你幹麼這樣他？

白 剛才碼頭上的情形，叫我寒心。

安 (興奮地離開他) 不，不會的！(剛纔有力地) 姊姊，要是我們能夠炸毀了敵人的軍火，叫京滬路沿線游擊隊的弟兄們，減輕了威脅，那，那我就犧牲了也是值得的。

白 (感動地) 是的！弟弟，讓我們倆的愛，我們倆的生命，跟着炸彈在敵人整軍的軍火上開花！

安 (無限興奮，閉着眼睛把臉送給她) 姊姊，吻我一個，我走。

白 (抱着他吻着他的眼) 啊，中國的孩子，(吻後推了他) 你勇敢地去罷！

(安走出門)

白 (站門口低聲地) 待會叫小三子也從後門進！

(安在黑暗中答應一聲「知道」走了。)

(白站一會兒，即轉身，把門鎖上，在房中環視了一遍，門外一陣接一層的踏踏聲。)

(接着右邊室門有人在輕輕地敲着。)

白 (回轉身，驚疑莫定的說一聲)請！

(門開了，進來的是中村少佐，神情很興奮，很快地把房間打量了一遍)

白 啊！(即看手錶)

中 (摘下黑氈帽，有禮貌地)是的，我來早了十三分鐘。

白 (無可如何)也差不多是十二點了，(指沙法)請坐！

(中村過去坐到沙法上，好像對每一樣東西，都感到十分趣味似的，眼睛左右前後看。)

白 (眼睛跟着瞧了一下)這兒一切都簡陋得很，對不起！

中 (模糊地一笑)不，我倒覺得很豐富，很複雜！

白 (覺得他措詞不合)很複雜？

中 (立刻陪笑着解析)噫噫！我說(指着)這些陳設，東洋的西洋的都有。

白 哦（也勉強一笑，就言歸正傳）你先說是有話要問我，是麼？（坐在桌前的椅子上，等待受問）

中 （可不就問，弄一下帽子，慢慢地放身旁）爲着老同學的原故，叫我關心你的職業！

（反問她）櫻花館的事兒，你不預備繼續了麼。

白 （直截地）叫少佐撤了差，當然沒法子繼續了。

中 我想（冥想）想）不至於影響你的生活，所以——

白 怎麼說會沒影響呢？

（許少吉）翻坐！

中 真的？

她來早了十三分鐘。

白 （不高興）中村先生！我說貴國人犯的毛病，就是這樣——多疑。

中 （被衝撞）啊！多疑？（轉臉自語似的）一個受高等教育的人，願意待在那種地方，做

那樣的事情（又轉臉瞪着她，疑問）貴國社會上，過去都有這慣例麼？

白 （狡猾地）嗯，至少——至少不能說沒有。

中 (得意地一笑)我離開了學校，在中國差不多十年，(搖搖頭)還沒有遇見過這樣的事。

白 (閃避地)啊，你在中國這樣久？

中 噫，中國差不多就是我的家鄉了。

白 (恨恨地)啊！中國是你的——？(停下忍住)可是打仗以後的情形你未必清楚！

中 我清楚！(注意地探問)你不是爲着打仗，才幹這種事情麼？

白 (修正一點)是的，爲着打仗，流落在上海，沒法子生活。

中 (覺得對手也能說話)噫！噫！(默裡想)

(白好像覺得房裏空氣不夠似的，轉起身向後窗戶走去)

中 (看見她走，驚動一下)你做什麼？

白 (打開窗，回過臉)我覺得房間里的空氣太流悶了。

中 噫，(笑一笑)我們可以補快點新鮮空氣不是？

火 箱

白 (回到原位) 是的！我們可以更迫迫地坐下！

中 (撥簾地：以爲她開窗又有什麼作用？盡意擋阻香烟結起來，向前走幾步) 你有洋火？(眼睛倒是看在他簾上)

白 (站起來) 噢，對不起！我不會抽煙。(由書房回臥室)

中 (摸摸衣袋) 哦，我自己帶着，自己還帶着！(站原地抽煙，又瞥了窗外一眼) 瞧，多好的月亮啊！(指窗外)

(白下意識地跟着轉臉瞧一下)

中 (急接着) 那里面住人嗎？

白 (隨便地) 二房東的娘姨住的。

中 (走回沙發上坐) 那你還是三房客了。

白 (厭恨而又着急) 中村先生！我相信：你不是查戶口總的，你有事兒，就痛快點兒說，你要我怎麼樣？

中 (吐出一口烟)我本不要你怎麼樣！聽！僅僅是爲着那種職業跟你太不相宜。(想一想)是的！就是爲着這麼一點。

白 現在不是照你的意思了麼？

中 是的！現在我們就瞎說點兒別的罷。(抽口烟無關心似的)白小姐，你對於這一次中日打仗的感想，怎麼樣？

白 (突然明白對方的人格)啊！這個？(笑着搖頭)我始終就不大注意。

中 (覺得對手太狡猾，冷笑)嚇嚇！(正色地)你研究政治的人，可以這樣說？

白 (更狡猾地一笑)哼！就爲着我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對打仗很外行。

中 (失敗的)那你以爲這一次中日的事件，可以用政治手段解決的麼？

白 (沒把握地)那——也——未始不可以。(閃避地)中村先生！關於這事情我實在懂得太少了。

中 (追緊一步)我覺得這一次的戰爭是日本欺負了中國。

白 (意外地)你說這樣?

中 (又進一步)日本軍隊在中國的一切行爲，我根本反對。

白 (聰明地反問)爲什麼?我覺得腐敗的中國，應該受懲戒的。

中 (也感到一點意外)應該受懲戒(奸惡地站起來大搖其頭)不!不!(走向她)現在中國

多着像你一樣的年輕人，是有希望的。有希望的!日本不應該當這剛萌芽的時候，

摧殘中國，毀滅自己同種同文的國家。

(白沉靜地坐着聽，中村自己踱着步。)

中 這是日本的醜惡!(故意站到她身邊)白小姐，難道你沒有這樣的感覺?

白 (先定一下神)我麼?(往旁一閃)我沒有。

中 (進一步)沒有?(緊迫地睡着)你真的沒有?

白 (大方地一笑)哈!(故意退一點)瞧!你多認真呀!我——(收起笑容肯定地)真沒

有。

中 (壓住她，得不到要領，低下頭想一想自語) 你不是糊塗人，(笑抬起頭恨恨地) 你真了不得！

自 (有了把握，順水行舟) 請您別再取笑了！我是個不懂事的女孩子，連自個的生活，都沒法子安排，(低頭埋怨着自己) 你還說呢！

中 (瞞着她一眼，又走個小圈，站定回頭，情感地) 天！我們倆生在同一個時代，為什麼不在同一個國度里。

中 (門外的樓梯起了一陣急響，他神經過敏立刻起身變臉色抓住她的手) 誰？(一邊急抽出手槍凶惡地指門外) 你叫誰來？你要對付我！(回頭看)

(可是推門進來的却是他們的水兵，喝得醉醺醺甲和乙)

甲乙 醉眼惺惺地望見了中村手里的槍，駭了一下，中村見是他們，急收起手槍，甲乙一看見他收起手槍，立刻像猛獸獵取小動物似的撲了過去，白玲急急地閃至窗戶邊。

甲 畜生！

乙 馬拉皮！

中 (先閃一旁的賊) 插馬刺！

(甲乙沒理他：一個抓他的手，一個直在他臉上揮拳。一小陣的惡毆，中村一下被甲推倒沙法上，剛才整齊的樣子，變得很狼狽，破爛)

乙 (兇惡地進去) 媽拉皮，支那便衣隊！抓他回去。

(甲乙二人帶領口一齊揪着中村往門外拖走)

乙 (至門口，記起似的，站着回頭找白玲) 唏唏！待我幹了他，再來跟你樂一樂(又走，一大陣下樓的脚步聲。)

白 (急急走回來一看手錶滿意地笑) 唏唏，剛剛十二點。(瞧沙法上一眼，就趕快去關門，又走回沙法上拿起中村遺下的黑氈帽，往里一看) 特務長中村(手有點發顫) 特務長？狗子們的偵探！

〔同時，後窗上跳下一個襁褓的人〕

白 〔嚇得叫了一聲〕啊！〔迅速地回頭看。〕

白 〔還有點氣喘〕小三子——你——怎麼啦，打這兒進來？

小三子 〔也在喘氣〕我——剛剛——從——火車站——跑回來。

白 〔緊急地〕安先生呢？

小三子 〔摸着破鞋底下，拿出一張小紙片〕還在車站上，他，他叫我告訴你，日本人的軍火快到齊了。

白 〔接過字條看一眼〕噯，知道。（走到桌上，把黑呢帽放下，拿筆在字條上打個記號又交給小三子）你帶去告訴他，說我就來。

〔小三子又把紙條往鞋底上塞進。〕

白 你剛才嚇了我一大跳！你幹麼要這樣的爬窗戶進來？

小三子 〔伸直身，抓抓頭，苦笑着臉〕安先生叫我從後門進，我走到〔指後壁〕那兒，門

火 花

八七

鎖上了，又聽見這里面打架，我當是出了禍，趕緊爬到（指窗）這窗戶上，（看一下四外）可也沒有什麼吧？

學（友愛地抱他一把指點着）你真傻！當真這兒出了禍，你還進來送死麼？

小三子 啊，這我沒想到。我祇聽見聲音，怕是你跟誰打架，我要趕進來（做手勢）幫你一手的。

白（故意反問）你幫誰？

小三子（雅氣地紅了臉，鼓著嘴）幫你，還幫誰？

白（聽了高興，牽過他，在骯髒的額頭上吻了一個）好孩子！我送你出去（拉他的手同走至後壁門，開了鎖，送他出去，囑咐着）快走！別在路上聽人家打架，記得住麼？

小三子（門外應）記得住！

（白又鎖了門退回來，走至掉前拿起呢帽反復看，對帽子）中村先生，算是你勝利

噫！你被獲了我們的機關。可是！

（又是樓梯響，這一下可叫她嚇住了。）

白（聽着）啊，這個時候還有誰呢？

（敲門的聲音，白退至沙發邊。門外的人不待請，就自動地進來了。中村跟第一次進來的神氣一樣，很沉着）

白啊，你！

中對不起，我就是拿帽子來的。（直走向白）

白（進兩步交還帽子，貓哭老鼠似的）中村先生，剛才您受了傷麼？

中謝謝你，沒受傷（口氣相當誇大）我們的兵，紀律實在太不好，我剛交給他們的長

官去辦。（轉圓滑的口吻）不過，這一場的喜劇，跟我們倆的交情很有幫助。

白（有準備地）跟我們倆的交情很有幫助？

中噫！叫我們怎麼聽的更清楚，不需要浪費時間說那些客套的話了。

白 是的！中村先生，我知道你是個特務長，可是——我知道這個有什麼用呢？

中 (奸惡地一笑) 哼哼，白小姐，你偉大的人格，已經夠感動我，別再說這種話罷！

白 那要我說什麼？

中 (直截地) 說你要破壞我們的軍事計劃。

白 軍事計劃？(冷冷地搖頭) 我不知道！

中 (殘酷地) 那讓我替你說。

白 (有點恐怖) 你說罷！

中 你記得麼？前三天，我們倆在櫻花小酒店第一次會面的時候，我就覺得你不是個平

凡的女性。以後林先生又供給了我許多材料，我就完全相信你，你是個了不起的人

物。(嚴肅地) 並且你還想在今晚上，做兩次的炸彈案。

白 (尖聲地) 炸彈案？

中 (肯定地) 是的！第一次你在碼頭上，沒炸成功，可是你現在又要進行第二次了。

(中村冷酷地瞪着她，她可一點沒震動)

中 (稍微放鬆口氣) 第二次你預備在火車站炸我們的軍火，是麼？這叫個賣報的小孩
跟你們通訊。

白 (有點發急) 哦，賣報的小孩，他，你逮住了他去

中 (驕傲地笑) 還是剛在門口碰見的

白 (沉下臉，往門外瞧一眼回頭對中村，剛強地) 好！就隨你叫巡捕進來罷！我這兒
等着。

中 (反面強地一笑) 你當我帶了巡捕來捉你麼？(誇張地搖搖頭) 沒有！

白 (安靜地) 哪可以交出你的手槍了！

中 手槍？(拿出手槍看一下) 可是這玩意兒不夠嚇唬你麼？(又收起手槍)

白 (知道他要什麼) 哦，要我自動地跟你到警務處去是不是？

中 那！(想一下) 也用不着。

白 (意外地，不知道對手要用什麼手段) 啊！(想一想，反正是一死，還怕什麼？安閒地退到椅前空椅子上坐) 那要怎麼樣，隨你的便！

中 哼！(完全出人意外地進至白的面前一句一句地) 我在中國担任了上半年的特務工作，這還是第一個碰見利害的對手。像你，我不願意用卑鄙的手段來對付。(驕恣地) 我一向很相信自己的能力，正要尋我個聰明的人，做對頭；(失望的自語) 可是，沒有！都沒有！(向她) 嚇嚇，你們中國人，總捨不得自己犧牲，遇見了危險，不是缺乏勇氣，就是缺乏沉着。

(她恨恨地像要表示什麼，中村搶着說下去)

中 白小姐！像你這樣的大膽，這樣的骨犧牲，真超過我一向對你們中國青年的估價。

白 (很極了) 告訴你，中村先生！你要是不逮住我，我可要趕你走了。

中 (忍住，故意笑) 嘩嘩！我就會走的。可是，我不逮你。

白 不逮我！

中 (誇口地) 我幹麼要逮你？把你放在上海，跟放在軍部裏的監牢裏不是一樣兒的麼？

白 (鄙薄地一笑) 哼！上海是你們的牢獄，你們可以隨便抓人，殺人。

中 (得意地點點頭) 噫！(認真地) 可是，對於你，我不願意那樣做。

白 (鎮定的) 你願意用炸彈來報復我？

中 用炸彈報復？(搖頭) 不！(清楚地一句一句) 告訴你！今晚上二點鐘，有我們三千萬的軍火，在車站上火車——(她注意地聽着，他偷偷地瞥了一眼，停一下) 我發誓，誰能夠炸了牠，我就回北海道的老家去種地，永遠害怕了你們中國人。

白 (冷淡地) 當然，你可以這樣誇口。

中 你也是的。

白 哼！(起立，嚴厲地) 我說過，你要是不逮住我，我就請你走路。

中 是的，我走！(戴上帽子)

火 花

九五

白 (虛飾地) 我一天很忙，現在正是要睡的時候了。

(伸手要握，二人沒感情地拉一下手) 好！祝你甜蜜地睡吧！

(中尉一逕自走，白站着沒動，聽脚步聲下了樓，頹喪地坐下去，看一下錶，又蹣跚地起立，轉身提過桌上放炸彈的小箱)

白 (悲哀地自語) 呵！三千萬的軍火，多少的同胞，在等着你的屠殺！毀滅！(想起來激動地) 我要去，就是失敗也要去！

(聽着轉身向後門走，突然右邊窗外傳來一陣急驟的脚步響)

白 (驚駭地轉身) 呵！安東麼？

(可是，進來的又是林胖子，他頭上冒出汗，手裏還攔不了那根河的克。走進來，氣喘地望着白玲，又望着她手裏的提箱)

白 (討厭地) 怎麼，你又來了？

林 (瞧着她手裏的箱，放了心似的笑一笑) 我知道你一定是到這兒來的，不過有點氣

喘)

日 (連忙放下箱) 什麼？你說誰到這兒來。

林 (走過去) 嚇嚇嚇，你別騙我(指地下的箱) 快開開，通通開開。

日 (擱住箱子恨恨地) 什麼他的箱子！(驚慌地) 請快開開，我要開了。

林 (一點不生氣) 哧哧哧！你們女人總是騙騙女人的。(轉身要在後面走) 她在裏面呢。

日 (有點明瞭) 哦，你來找你的太太了(放了心，想通要善好笑) 她怎麼了？

林 (又回轉，看她的笑，更有把握了似的) 唉，我早知道她在這兒，也省得跑了許多地

方。

日 (倒有點關心) 她走了？

林 (這才說出來) 是的，剛從這兒生了氣回去，就拿着(指箱) 這個箱子跑出來。

日 (完全明白) 她不是說到崑山去麼？

林 這個時候，那來火車坐！(自己得意) 噫！我學的沒錯罷！我想也許在這兒，果然就

火 花

九五

在這兒。

白 嘩嘩，現在火車沒定準，要開就開，你不到車站去找找。

林 嘩嘩！白小姐，你——你——（轉身又要走向後門，詞邊想起來又頓住，回轉身）還是請你叫她出來吧！

（白站着有所思。）

林 （看她不說也不動）再她講本，我們三人有話要面說。

白 （有所決策，微笑了一笑）白先生，沒騙你！她真的上車站去了，還叫我送她。

林 （有點失望）呵，真走了？（指她身後的箱）還叫我送箱子？

白 （大了胆，回身取箱）是！我這就要去了！或者你在這兒等着她。（說着就要走）

林 （必急地趕上去）不！我們一塊兒去好了。

白 （又立定轉過身）你也去？

林 （重重的點頭）！我也去。（討好地）這箱子讓我來拿。

白 (把鑰子交給他) 那我們走這邊 (指着右邊門)

(二人匆匆下。白走至門後把電關開捻熄。)

燈黑，門外一陣腳步聲下了樓。

○

○

○

○

○

○

○

○

○

○

火車

第三幕

人物：旅客甲乙

芳子

汽車美

中村

廣澤重

洋子

白雲

安東

(不詳人物)

...

九

日本軍隊

日本傭兵

打手大漢

傷兵羣

時間：接着第二幕。夜一時左右。上海火車站。

這是月台進出口的地方，這邊放着幾把長椅。候車間還沒有蓋起，遇有客車開的時候，不分頭二三等的乘客們，都要借那上面歇腳。左邊通到車站上；大廈的穹窿門已經傾圮，只剩着一條粗大的黑影，投射在半截牆上——那是兩個全付武裝的日本兵：背貼着背，惡鬼似的站在陰影裏。中國人打那兒經過，一個沒留神，或者忘了翻他們鞠躬，立刻劈臉上的就是一記耳光。若使還不回頭去瞧他一眼，準會疑心是給龜打痛的。右邊是走過月台的進口，這時候沒有客車開，所以那關口邊沒有個把守的人，祇遠遠地站着一對背背看背的怪物。後面是一條鐵欄杆，當中點着一根鐵筋混泥土做的燈柱，燈光在

火 花

九九

那頂上海道地照出後面一排列的月台。八二五之後，這兒經過日本人極度的破壞；近來，他們又想借着這兒輸送派往京滬沿線的彈藥，漢奸，賣淫婦，嗎啡和槍彈；所以一兩道月台，又從瓦堆中爬出，輪在斜斜的月光下面，任意這些醜觀的腳掌在背上踐踏。月台邊停着一長列車廂，後面還看得見一個升火待發的機關車，在焦灼地噴着氣，時時吼出粗惡的聲音。

開幕時：火車頭正鳴過一聲短氣笛。一羣候車的旅客圍住鐵欄杆前燈柱，囁語着；遲時時有人朝着燈柱打手電筒。因為給人們圍纏着，看不見後面是個什麼……

（旅客甲——一個胖商人，拉着笨笨的——一個尖鼻子，戴近視眼鏡的老先生，擠着從人堆裏走出）

甲（臉色淒然）：好像扒手！

乙 有點兒倦？（不放心似的頻頻回首）

（一個汽車夫模樣的年青漢子，從背後擠到二人中間）

汽 我還是怎麼回事呢。

甲 (冷冷地睨了他一眼) 抓到一個抓手。

汽 哦！(回頭瞧一下) 在那兒避住的？

乙 (指着) 月台上。(頓着甲) 也許不是抓手……

(芳子手提一只小箱，從後退出來，向汽車夫。)

芳 他們看見逮住他？

甲 (打量了她一眼) 我們親眼看見給皇軍抓出來的。

汽 (熱心地) 打了餘嗎？

乙 (搶先) 沒討中就給抓了。

甲 (補充) 利害得着囉！兩個皇軍都逮住他不住。

(汽車夫驚歎一聲，反好奇地擠進人堆里。)

芳 (把箱子兩手提着，對乙) 他們幹嗎不送去，要給統在這兒？

火 花

1011

乙 一個穿黑西裝的東洋官長，叫我在這兒大概是「采茶」的意思。（有疑問地對

甲）我看不是個扒手。

甲（回頭瞧一下，點頭）噯！也難說……

乙（靠近甲，低低地）你說呢？

（芳子下意識的也走近一點，注意他們）

甲（靜密地）我說——是——（眼觀左右，暗示地）你沒看見？今晚上這兒……

芳（眼觀左右看一看，口快地）噯！這兒兵真多！

乙 皇軍都站的「雙崗」，我怕——（苦悶地跌下去）

芳（焦急地）你們說：今晚上還會有事嗎？

甲 這個——啊！你上那兒？

芳 我回崑山的。你們是？

甲 崑山！比你遠點兒。

乙 (想了半天，貼近甲耳邊)你剛說的是！(游擊隊)不是？

甲 輕點聲！(謹慎地，顧左右一睜)點首

乙 (存着驚惶，直搖頭)那！這鬼怕不礙！

(芳子環視四外)

甲 我們倆還是對(指着)站上去等着吧！(乙點頭)二人獻站里走去(游擊隊即趕奔)

乙 (喝了一口水)我看還是回去的好！

甲 回去？(停一步)待會兒火車開了呢？

乙 (批評他)不會有火車開的！(二人走至車頭邊)他極儘量

崗兵 (將乙臉上狠狠的打一巴掌)八加羅！

(乙咳一大跳往里直竄)

甲 (逆逆鞠躬)是！是！(懦怯的跟着進去)

(芳子呆呆的站着。燈柱下的客人，給這一個影響，駭得散開了，一個個朝着日本

火 花

105

火 花

崗兵鞠躬出去。翻着汽車夫走近芳子。

汽 大小姐，我們也回去吧。

芳 (反而激起一股別扭勁) 什麼？我——回——去？(坐到長椅上)

汽 (熟悉她的脾氣) 定要姑老爺來接麼？

芳 (白了他一眼) 死人！我要他接幹嗎？(直站起) 還想今晚要我走走不可。

汽 沒火車，走不成呀！

芳 老等着，總會有的。(反問) 你就那麼不耐煩？

汽 (陪笑) 不！那兒的話？(看四外一眼) 更接近她) 不過——我總覺得這兒靠不住似

的。

芳 (眼睛裏笑) 你怕？(拿小箱遞給汽車夫) 我偏要你陪着！(坐下去)

汽 (接過箱子) 我陪！我陪！(居然坐她旁邊，念頭一轉，又起來) 噫！老待着這兒，我

總覺得不是個好辦法。

芳 那怎麼辦？

汽 (奸巧地一笑，低下臉去輕輕地) 你不是要給姑老爺一點氣受麼？

芳 哼！(瞧着汽車夫) 我要跟他離婚。

汽 (不以為然) 離婚，還不太便宜了她。

芳 (被煽動) 你說呢？

汽 (一肚子鬼怪，笑) 我，我說(離不必離) 祇要給他點氣受。

芳 (有點懂解) 噫！

汽 我把汽車送你，隨你旋盤(先開盤) 沒地方找到你！

芳 (覺得新鮮) 那明天呢去！

汽 明天再說。今晚上先不要讓他找到。

芳 噫！噫！我本不想回娘家的(立起身)。

汽 (得意的一笑) 嘻嘻！大小媒婆還我可猜着了(想) 你是不想回家去的！

爽 畫

芳 (又一股別扭勁) 怎麼？你說我？我可(又坐下去)偏要回家。

泚 (連忙陪小心) 不！不！(行個軍禮) 算我錯！我錯！(居然拉了她的手) 大小姐，我們

走，好不好？

泚 (攔開他的手) 我才不走！

泚 (又拉她) 快走！說不定這兒會出亂子的。

芳 滾你的！我不怕！

泚 (嬉皮涎臉) 你叫我走？好！好！(鬼鬼祟祟) 看你不走，待會兒準給姑老爺找到了。

芳 我還怕他不成？

泚 (故意把箱子放下) 那裏走？讓他送你回去。

(芳子恨恨地瞧他走去，漸漸地，突然地立。)

芳 你站着！

泚 怎麼？還要我？

芳 (翻着小箱)拿着！(屁股一扭)送我上天堂飯店！(匆匆地走了)

(汽車夫提着小箱，笑喜地跟着，朝崗兵一鞠躬進去)

(立刻就看見燈柱上綁着一個男人。因為燈光是在他的頭頂上，暗影裏，看不清到底是誰)

(中村拉着賣報童的手匆匆走進。進至燈柱面前停住)

中 (手拿電筒向被綁着的人臉上探照，險惡地一笑)啞啞！你不認識他？

中 (手電筒照出：綁的就是安東。他的衣服很髒而且破了好幾塊，分明是跟人家惡戰

過一大陣，他先低着頭，給中村的手電筒這麼一照，就抬起忿恨的臉瞪着，一瞥見賣報童，又把頭垂下

中 (得意地把賣報童拉出來一點)還有多少人在这車站上？你說！

(賣報童嚇得呆住了)

中 說了：就放你走，(一邊手挖褲袋)還把錢你用。(拿鈔票對他揚一揚)

火 花

五〇九

火 花

(賣報童戰慄地往後看安東一眼。中村又燃起鎗票)

中 (扳轉童的臉)不說?你也綁起來,槍斃!

(賣報童顫着,啞地哭起來,並且哭得那麼傷心。)

中 (瞪着眼,又咬緊牙根忍住,扳下他擦眼淚手)別哭!小兄弟,這裏是槍斃了你,我

知道。(賣報童沒擦乾眼淚,瞧他一下,扎着縮退)

中 (進一步,抓了他,威嚴地)說不說?

童 (抽搐着)哎!媽呀!(又哭起來)

中 (恨極的打他一巴掌)你媽的!你哭!

(賣報童顛頭擺尾地差點沒摔下去,又被中村揪住)

安 (綁在柱上)狗東西!你就配欺負小孩子!

中 (突回臉。兇狠地跨上一步)你敢?

安 (強硬地)怎麼樣?

中 (反而軟了下來，退回) 噫！你們真有種！(又拉着賣報童) 小兄弟！我不，不打你了。

中 (回瞪安東) 神氣什麼？再給你活上兩個鐘頭吧！——也不過是兩個鐘頭。

安 (切齒地) 你憑什麼逮住我？把我綁雞遛兔去。又回頭。林想子蓋了兩卷，後還要我說麼？

安 說你憑什麼抓人？

中 我愛抓就抓，哼！還憑什麼？

安 (氣急地) 狗東西，你簡直是土匪漢。

中 (棖若，忍住) 噫！等着瞧吧。(扯着童) 跟我來！(童不肯走，他用力一帶) 不說，就先做了你。

(童被中村拖進月台上去)

安 (恨恨地瞪着) 幹嗎不先槍斃我？你敢氣他小孩！

火 花

中 (回頭冷臉的一笑) 留住你待會兒沒有甚麼(進來)

(空腔) 他走遠了，極力掙扎一下，不能動彈；又恨恨地垂頭站着。)

(舞台上，鐵車輪和鞋釘打在水門汀上的聲響，緊張的沉靜)

(林胖子提着小提琴，從車站裏走出道剛跨二步又轉身)

林 (得意地) 是嗎？沒有車！這我可嚇着了！

(日本崗兵突然伸手抓住林胖子的手臂，他嚇一跳，往暗影中躲藏)

林 啊！安那他逃去加？(略一鞠躬，白玲從他背後一溜進來)

林 (大模大樣地指胸前掛的大銅牌) 各覓那沙一。

(崗兵跨進半步，摸養大銅牌說：「請讓手邊去。」又回原位。林胖子搖擺了兩步，對

白玲，指着胸口銅牌)

林 有了這軍部俱樂部徽章，什麼都不怕。

白 (無心地) 聽！(往四外一看) 飛機轟炸煙柱

林 (提着箱挨近白玲) 要不然，還要給檢查。像我——我們這樣的人物還要給檢查，多麼丟人！

白 像你這樣體面的人……噫！(回看燈柱)

林 (跟着瞧燈柱一眼) 啊！那頭綁住一個人。(全身前俯，白玲驟着上去)

林 (退下來) 噫！革命黨該死的東西！(見白果在) 怎麼？你——

白 (被驚覺似的轉回身一笑) 我——我沒有什麼！(又敘容)

林 你怕？

白 我怕什麼！(向安東暗示地) 這叫我們康士裏格！

林 嚇嚇！是不是因為黨部在這兒？(指胸前證章)

白 噫！軍——部！

林 (越發得意) 你到底不同！我的女人。(儘身怕——她最怕黨部派來的游擊隊。

白 啊！你不去找她麼？(指月台) 也許她還在裏面呢。

火 花

三二

白 (要接近他，又不敢似的) 這時候，最要沉着。再忍住這一會……

安 不！(應語似的望着天空) 我等得耐必無！我不怕死，就怕等！(坐決地向前) 你看
了傢伙，幹嗎又不拿出來？

白 在這兒？(放下箱子又拿起) 不！不！(要拿槍上火車)。

安 你還想上火車？

白 (驚詫) 怎麼？

安 你來晚了！

白 (慌張地) 那車開了？

安 沒有！可是狗子們有了準備。

白 (明白了) 哦！我早看見！(滿車蹄的震動)

安 黑洞洞裏全是機關槍眼……

白 (苦悶地) 唉！(低首略退)

火 花

二一五

火 塔

二一

安 我們失敗了！！

白 (突抬頭) 失敗？不會的！！(咬着嘴唇想一想) 我祇要抓到一點機會——(退向椅子上)

無力地坐下) 天！給我機會！我祇要那麼一點點——！！

(後面火車噴出「嗚嗚」聲)

白 (不安地趨立) 火車是在那一個月台？

安 第三月台，可是——

白 可是？

安 不能接近它。

白 哦！

安 反正沒希望，你就——

白 怎麼？

安 你就扔了它吧！

白 現在？

安 當然！

白 (雙手拿着箱)不！

安 (有點着急)不？還要等樹子們來推倒我的墓嗎？

白 既然來了，就是要等他去。

安 (反感)你想爭這三剩餘的活命？唉！這太短了，這太短了！

白 不又怎麼呢？

安 死！一塊兒死！

白 (堅決地)我不能！這太自私了！我養活了這許多樹子，我養活了這許多樹子！

安 (恨恨地)怎麼，你？

白 只要有一分鐘的自由，我就利用這三分鐘(大聲)來推倒我的墓！

安 哦！(痛苦地垂頭)又暴燥地掙扎着，和那幾隻狗(大聲)狗東西！你綁住我！你綁

住我！(附近的傭兵，影子全顯了出來，好像要衝過來)

白 (上前裝備着槍)你還吵甚麼？(聲音的響亮，在空曠的戰場上，顯得格外清晰)

安 (你怒未留)時候有限，那你幹嗎不動手，沒勇氣的東西！

白 我沒勇氣？(被衝撞着往下頭，突然拍過，塵走，這無以言喻！我叫你生氣了。

安 (反而忍住氣)我沒生氣。(垂頭)

白 (情感激發，顫抖的聲音)安東！再看我一次！我們倆最後的見面！

(二人凄楚地對視半響)

白 (閉着眼睛的聲音)我——走——了——！(一下轉身，頭也不回的向月台裏急走)

安 白玲！(目送着她下班，動搖地揮手，淚水在眼眶裏轉動)啊——啊——！(動彈不得)

(同時月台裏射出手電筒的光，打在白玲臉上。她停步，怯退。中村從月台裏走出

收起手電筒，安閑地對白玲一點首)

中 怎麼？白小姐，還敢有膽量？

白 啊！這一個朋友上車。

中 (說到這身旁冷笑) 哼哼；你真也不怕麻煩！像這樣的深夜裏。

白 沒法子，林先生要我出來救他的太太。

中 哦！他是我太太來的？

白 哦！你看見了他(指後台)在裏面？

中 (眼對月台一睇) 天好黑，(轉身) 河邊了，倒看見屍體。

(後面突然起一聲鎗，二人回首，後面有人慘叫了一聲，接着就是喘氣，一路推出來)

(中村安靜地踱一步站着，白冷不心地退到轉後面，一個日本兵拖着滿身是血的林胖子出來)

中 (向日兵暴燥地) 給扔在這兒！

(日兵一推，林胖子倒地，日兵轉身自去，林胖子醒過來，看手裏的血，抬頭四外

看，看見中村要起立，又跌坐下去！

林 唉！血——全葛木拉先生！哇——！

中 (震驚似地)不准叫！(稍鬆)中國人幹嘛不說中國話？

林 (語無倫次)不是！打錯了人！我——哦——你怎麼把我當成國人看待？

中 (踢他一脚，他又跌坐下去)你做了一輩子中國人，還不認：你還認日本做你的祖宗麼？

林 當然！(又要起來，朝中村關心地)你喝多了酒吧！我們都是上等人，別這麼動粗！

(手痛)哎喲！

中 (切齒地)放你的屁！你是上等人——！

林 (忍痛，揮揮衣服)尤其不應該當密爾面前，這樣丟醜。(手痛)哎喲！算我倒霉。

中 你這倒霉？

林 不倒霉，子彈怎麼會找錯了我，找到了(做手式)我的手臂上。哎！

中 告訴你！今晚上沒打死你，算是你運氣！

林 怎麼，你——你存心打我？

中 我早預備打你了！

林 哦！（莫名其妙，極其震動）你——（突然發覺）（真事）啊！那完全是你誤會，你誤會了我！

中 （重重地）我——誤——中會誤

林 （陪笑挨近他）你當我會搶你的——你餓——她——

中 （退一步暴燥地）什麼？（忍不住）一邊坐在長椅上）

林 （挨近一步）你誤會了！我們都是日本，都是軍部裏的，難道我會搶你的餓死麼？

中 （凶暴地推了他一把）替我滾開一點！

林 別生氣（索性說出，對白）密司白，你也在這兒，你說我對你有過野心沒有？

中 （立起身）混蛋！你還當我跟你吃醋？

火 花

林 (這才不痛) 不又怎麼呢？我早知道你喜欢她，我都不敢——

(劈地中打了他一巴掌，一邊手還預備拿出手槍)

中 再說！就斃了你。

林 (有點害怕，退步) 你別這麼冒火吧！咱們哥兒倆，話總要說個明白。(顯又壯) 你打

了我，我饒你；可是在這可自顧前——

中 你別說！

林 (有點忿然) 夠了吧！中村先生，別僅在女人面前躊躇我！(有些不平) 你是軍部，我

不也是軍部——(指證章)

中 (狠狠地過去) 一手摘掉你的證章！軍部要你這副東西！

林 怎麼？你可以拿我的？

中 我拿你的！(把證章放進衣袋)

林 好！你打我，你拿了我證章。(轉身要逃)

中 你不滾，我還要你的命！

林 (又轉回身) 啊！你？——(救歎口氣) 中村先生，我說你誤傷了我，這我說錯了嗎？
值得這樣生氣！

中 (冷笑) 哼哼！我誤傷了你！(邊轉身不理)

林 啊！你存心打我(追上一步問) 我犯了法？

中 (恨恨地橫睨了他一眼) 你犯我們的軍法？

林 (驚駭) 我犯了軍——法？(記起一身的汗馬功勞，不覺冷笑) 哼哼！我一個月替軍部包銷三百萬嗎啡，三百萬鴉片，你不知道？你們要人，我給你找人當偵探；你們要女人的，我那一次沒好好的做到？就說剛成立的俱樂部吧，要不是我——

中 (突拔出手鎗) 你說！(砰地一槍)

林 (差點沒有打倒，可嚇了一大跳) 啊！你——你——

中 滾回去！軍部不要你了！

火 花

火 花

三三三

林 你們不要我，也不必開槍打我呀！

中 (段厲地)這就是我們的軍法。

林 這是軍法？

中 啊！沒打死你，這就便宜了你！

林 (恐怖)打死我？

中 (示威地)今晚上，誰敢在月台上探頭弄腦的，就打死誰！

林 軍部的命令？

中 我的命令！今晚上整個車站在我手裏。

林 哦！(抱着手臂)你早不說。

中 現在可明白了吧。

林 明白？可是你打了我！你還——

中 (兇殘地)我打了你，怎麼？

林 (咽下一息) 不過——不過，我們倆交情……

中 (冷落地) 我們日本人跟你講交情？哼！你做夢，沒打死你，這就便宜放了你，(威嚴地) 還不替我滾回去？

林 (被呱呱喝着退兩步) 我——那末你——請你送我那個——

中 滾你的——少廢話！(一把抓了他直拖往車站里一推，林胖子筆遞黑暗中去，中村轉身靜靜地瞪着白玲)

白 (略移動) 現在輪到我？

中 (久雨後的晴天似的笑一笑) 還沒有。

白 哦！(覺得他在注意自己手里的箱) 要看嗎？(整箱的炸彈)

中 (笑着搖搖頭) 不！(進前) 你累了吧，我替你拿着。

中 (接過白手里的提箱) 我早看見這是他(指林) 拿着進來的。

白 就爲着這個，你打他麼？

中 不但是這個！(咬嘴唇)這種沒骨頭的東西，你們中國都不要，我們日本也不要了！

白 你們不利用過他？

中 那僅僅是利用罷！用不着的時候，我們可以不要。

白 是的！日本最講究利用廢物，像林先生，就跟破銅爛鐵似的，給你們收羅去。

中 可是，你也利用了他！(覺得箱子有異，提一提)這箱子很重！

白 噢！說過了，這是一箱子的炸彈。

中 嚇！嚇！(看了箱子一眼，又睨她笑一笑)要是炸彈的諾，剛才我們不都完了？

白 爲什麼？

中 (舉起箱)如果這是個炸彈，你不拿我炸死了嗎？

白 哦！可是，我幹嗎要炸死你？我跟你沒仇恨！

中 嚇，嚇，嚇！我感激你！(又正經地)是的！我們倆本沒有仇恨的！(想起)嘿！(轉

身向燈柱打一下手電筒)

中 你的朋友在這兒。

白 (睨着瞧一眼，冷冷地) 哦！他？——小孩子！

中 噫！剛想學壞的年齡。

白 不！他能學好。你爲什麼逮住他？

中 祇逮住他一個沒用！(監住她) 我們的目的，是找炸彈。

白 你不搜他身上？

中 搜過了——沒有！

白 既然沒有，爲什麼又綁住他？

中 (進前討好地) 要是你樂意，我可以放他下來。

(後面汽笛又響了兩聲，車輪動一動。二人同時往後看，中村看一下錶)

白 快要開車了罷？

中 嚇嚇！你倒比我着急似的。(驕恣地) 告訴你：軍火早已上了車。等搜過了，就彈

火 花

一二五

走。

（安克在後面呼了一口氣，二人同回首）

中 他跟你一樣，等得不耐煩！嚇嚇！

白 我看他那著怪可憐的！

中 你心疼不必疼？

白 （感歎地）什麼？

中 （改口腔）我說：他是爲着你——

白 爲着我？不！我們倆爲的是一個目的！

中 一個目的？（笑一笑）是不是，打倒日本？

白 （肯定地）欸——中——！——！

中 欸七！（轉身走兩度自語）打倒日本，救中國！（突然肯定轉身對她）好路！有你在這兒，我綁住他也沒用。（要往燈柱）

自 可我對你就有用麼？

中 當然，（回頭進步）我要你陪着我，看我們軍火的列車（做手式）很安全，很安全地閃出車站。

白 哦！要我陪着你看，看你們的軍火運出去——！

中 （殘酷地）噫！要你親眼看他走開，開到前方，征服反抗我們的中國人。

白 （瞪了他一眼）這就是你對我的報復嗎？

中 （反而笑一笑）嚇嚇！這不算報復！不過是——！叫你知道，知道，——！日本的特務人員。也有很高尚的！

中 噫！這是我的理想！我覺得今晚上有你陪着看我們開車，實在是榮幸之至！

白 哼！

中 （奸惡地一笑）我能夠看見那一系列車，平安地當你面前開走——！嚇嚇！那不是很快樂，很榮耀的麼！

火 花

(自語)是的，我定要這麼做！

白 (想一想。抬起頭問)那什麼時候開車呢？

中 等一會！待我們搜索過了就開車。

白 搜索？

中 噫！要搜出炸彈，跟放炸彈的人。

白 不都在這兒了嗎？

中 (機警地瞞她一眼)都在這兒？不！我知道你們的組織沒這麼簡單。

白 當然！我們有更多的弟兄！同時在抵抗着你們！

中 抵抗着我——們？哼！

白 成千成萬的弟兄們：他們不願意做奴隸，不願意自己滅亡，他們都參加了抗日建國的工作。

中 真是！你們死在眼前都不怕！

白 (吁口氣) 哼！同樣的是一個人。哪會不怕死的！祇爲做亡國的生活比死還痛苦，
所以就不怕了。

中 日本給你們的痛苦，確是這樣的麼？

白 或者更利害一點。

中 (嚴厲地) 白小姐！你當心點說話！不能因你的偏見，就可以胡說八道的。

白 (反而冷笑一聲) 哼七！我偏見？(指點着) 你瞧！這兒是上海通到南京的火車站，誰給的弄成現在這個樣兒？(指點着)！那是你們的兵！那是中國的火車！你們搶去了中國的火車，裝你們的兵裝你們的子彈。裝你們的大砲，裝到中國的每一個地方，屠殺中國的老百姓！

(中村有點想發作，瞧住她一眼，又忍住)

白 這都是你們在中國，做給中國人親眼看見的！

中 (背轉身踐兩步又回頭對住) 爲着維持東亞的新秩序，我們才這樣做！

火 花

一二九

白 (忽然笑了一聲) 哈! 維持東亞的新秩序! (悲憤地) 可是在你們的新秩序下面我們中國已經犧牲了!

中 怎麼?

白 (剛硬地) 不怎麼! 要中國沒做聲地，讓你們宰割，(中村恨恨地咬牙忍住，轉身踱一個小圈兒，回頭站住) 這是你們所要的和平，所要維持的秩序。

中 哼! 你簡直是當我的面做反宣傳。告訴你，我已經儘可能的忍耐着，可是——

白 可是! 也把我綁起來罷!

中 (注視她一下) 你? 不! (指點着) 這周圍佈滿了我們的兵，我們的機關槍，那月台，就是個捉老鼠的機器，嚇嚇! 祇怕你們不肯進來吧!

白 這我們早看見了。

中 你看見了? ——那就是了，我何必綁住你?

白 當然! 到這兒，我們都已進了你的圈套。

中 (極爲首肯) 嗯！差不多是那樣子。

(一隊日兵從另一進口入月台，預備上火車，二人同時望着後面)

中 (突然認真地) 白小姐！要是你肯特別幫忙——

白 要我特別幫忙？

中 嗯！幫忙找出炸彈，我們就可以提早開車。

白 要是不呢？

中 (失望) 那沒法子！我們祇好，等着，等着——

白 哦！今晚上我是不能回去了。

中 怕要耽誤你的瞌睡。

白 要是說了呢？

中 就保護你回去。

白 派了誰保護我，(指安東) 還有他，是嗎？

火 花

中 (明白地一笑) 你不要？

自 我可以不要！

中 那末，要讓我親手送你們回老家麼？

自 (面色慘厲) 你？(轉了身向長椅) 我不說了！(坐下)

中 (跟着走過去) 我以為你就不說，也是白費的！(自語) 這祇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罷。

自 (冷冷地) 那末，你們查去吧！(退到一旁坐下)

中 (瞪着她坐下) 好！我們來查？哼！(轉身往月台里去)

自 (一看椅子上，放了心) 還好箱子沒拿走。

妾 他去幹什麼？

自 啊！——(必在箱子幽幽地) 箱子沒有發覺，總還有希望！

妾 噫！——

(中村帶一個高高大樁惡的打手出來。這個打手，單看他的神氣，就夠駭倒一般小

孩：滿臉的毛，毛茸茸里射出兩只銅鈴似的大眼睛，肩膀又粗又闊。渾身的每一方筋肉，都像打飽了氣的皮球緊擠着。他穿一件緊身馬甲，沒扣上，胸口吐出烏黑的一縷胸毛，手里拿着一根皮鞭子，站着活像一棵醜陋的古樹。

白 呀！（恐怖的預感，使她倒退了一步）

中 （反而笑一笑）白小姐，你定要自己來查嗎？

白 （死心塌地的）我早準備着，你抽罷！

甲 你當我會這樣對付你？不！（咬着牙）我要抽得你「心」——疼！（凶惡地走向安東）

小兄弟！你說吧！待會兒打了；痛在你身上？可疼在她心里——

（安東沒說話）

中 要是你愛他，你就應該說！

安 狗東西！要我說什麼？啐！（吐了一口水在中村臉上）

白 （冷笑一聲）噫！他吃多了你們的鞭條子，皮也厚了，打不痛的。

中 (恨恨地一轉身)你以爲這樣說：我就饒了他？(向他邁一步；奸惡地一笑)嚇——嚇！年輕人，有的時候很強，可是，我要打得你心疼，(咬着牙)打着你的心！

白 可我們的「心」早死了。(退坐在一旁)

中 好！聽着吧！(向打手大漢口喊地)揍他！

(打手邁一步，揮鞭猛抽，安東連一點聲音都沒有做。中村神情緊張地時時望着白玲，白玲就和死人一樣地扶着長椅坐着，聽一聲聲的鞭響。)

安 (忍不住地喘了一聲)咳——

(白玲立刻回過頭，瞧了他一眼，起立，又坐下。)

中村瞧着她，微微一笑，對「打手」一揮手：

中 停住！

(打手停鞭。中村走近白玲站着，)

中 我知道，這太叫你傷心了！

白 (坦然地)當然！我還是一個「人」，多少還講點人道。你能做得出來，可我不一定就能忍心看下去。

中 你不忍心，這是女性的美德。我怕你忘了自己的美德，所以用這方法給你激發天良——

白 噢！你以為這就是女性的弱點，可以受你利用的麼？不！我們的天良不用激發的，我們正爲着天良不昧，所以要消滅強暴的侵略，解除被壓迫者的痛苦。

(冷笑)噢！這才是女性的弱點。你們生活在夢一般的世界裏，把幻想當做真實。我以為你真有這救苦救難的好心，就請修修好，救救他吧！什麼「消滅強暴的侵略，解除被壓迫者的痛苦」，這全是你們把優美的天性，表現做空想的結論。你爲什麼不睜開眼睛瞧瞧他，多可憐啊！小兄弟！他正需要你給解除痛苦的時候，你爲什麼偏又閉着眼睛說夢話了呢？

白 我不做夢。

中 你不做夢，幹麼不想法子搭救他，幫助我搜出炸彈？祇要搜出了炸彈，我就放了他。

白 哼！你還放了他！

中 你不要我放了他，那末你能忍心瞧着他活活的給打死了麼？

白 種子拿着你們的手裏，有什麼法子呢？我也只好這樣的做了！

中 你一定不肯說？

白 當然！我看見他一個人受苦，都不忍看下去，我還敢忍心看着你們拿幾千萬的軍火去屠殺千千萬萬的中國老百姓麼？

中 (失望)啊——你這樣想的……好！(生氣地揮退打手)你出去！

(打手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一眼，悄悄的退入月台內。)

(中村低着頭踱步，忽又十分感動地走向白玲：)

中 白小姐！你所想的超過了我的意識範圍，在你面前，我變得多麼渺小，多麼污濁！

不錯，這三千萬的軍火夠屠殺千千萬萬的中國人，而我雖不是直接參加屠殺的劊子手，可是，我啊！我是什麼呢？我包運了這大批的鎗彈，送到廣大的前方，毀滅中國人的生活，而他們跟我沒有衝突，沒有仇恨，我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呢？

（白玲疑惑地看他的動作！）

白 你能這樣的反省，而你的天良——

中 我不是沒有天良的，不過，我明白，這是我職業上的缺憾。（自語）特務長！特務長！這職務我不應該擔任的……

白 上十年啦！你現在還是中村特務長啊！

中 天柱不可以變更，但職業可以改換的，白小姐，你能不能幫助我，拯救我墮落的靈魂，只這一次？

白 什麼？你墮落的靈魂，我可以幫助你？（搖首）我不是上帝！

中 你是上帝！你能幫助我？只要你告訴我放炸彈的地点，叫這軍火列車不至於危險，

那我的最後責任也算完了，我可以對你發誓，「我要改換職業。」

白（聽了半天，果不出所料，氣憤地）日本式的外交辭令，是世界上最醜惡的語言，

我告訴你……

中 我告訴你——（口氣又轉軟）白小姐！這是我跟你作最後的磋商，不！（口氣更

軟）最後的一次請求。若使你能同情我的意見，完成了這次軍部交給我的任務，

（進一步）我還可以保護你和（指安東）他的自由。

白 我跟他的自由？

中 是——你們倆在上海的行動自由。

白（冷笑）唏！我以為我們倆在上海，不需要你保護的時候，才有真的自由，真的行

動自由。

可是你別忘了眼前是皇軍的上海。

白 哼！皇軍的上海！（臉朝開不理）

甲（接近煤礦地）我也反對皇軍在上海的行爲，可是你們反對皇軍，就需要有行動上的自由，才容易進行你們的工作。）

白 可我們的自由，要靠自己的力量來爭取。

中 不！只要你放過我這次的任務，我可以給你一個現成的。

白 這三千萬軍火，要毀滅多少無辜的中國老百姓，這你估計過沒有？

中（港外地支吾着）這——這不屬於我的職務範圍；當然！我也沒有法子估計。

白 你這這點都沒有法子估計，（拍拍手走開）那我們還有可說的呢？

中（有點耐不住）白小姐，你是不樂意定會有甚麼麻煩，才出動我的？

白（自語沒回答。後面傳來一聲汽笛和車輪碾過鐵軌的聲響，由遠而近。）

（安東醒醒來，喘氣。）

甲（喘氣地）到底年輕些，熱不難受。

安 狗東西，我死了，還有我們的弟兄會收拾你的。（瞥見白玲恨恨地）白玲！你不聽

火 花

一頁

我的話，現在什麼都完了。

白 (走近他) 別着急，人早晚總要死的。

安 可我不能！我不能白白地死在他們的手裏。(掙扎狂吼) 狗東西，你綁住我，幹麼啊！

(中村在旁邊默看了半晌，忽然來至安東身邊，拍一下他的肩膀：)

中 小兄弟，放安靜點兒！

(安東對他瞪着眼睛)

中 (聳聳肩笑嚇嚇) 就放了你，看你怎麼收拾我。(繞至他背後，給解開繩子，又

在他的背上重重的打一巴掌) 好江，給你自由。

(安東被推着離開燈柱，沒有點支帶不住似的，搖擺着脚步扶到欄干邊，站住。中

村又坐長椅上，對他指點着說：)

中 在這車站上，你可以自由活動。

白 又有這麼些，你給他的自由？

中 我相信，今晚上你們活動的目標，也不過是這個車站，現在全給了你們，還不夠滿意麼？

白 聽！我滿意。

（同時一列火車像旋風似地衝進了車站，汽笛夾着鐵輪的聲響，把周圍的空氣都震動了。）

中 （安東拖着腳步，慢慢的移向月台的進口，）
別進去！

（安東不覺站住回頭看一眼）

中 沒有我的命令進去，他們會朝着你開鎗的。

白 （冷笑）哼！（對安東）你就在那裏站着罷！

（安東站在月台口。）

火 花

二四二

（後面傳來一種騾驢的人聲，到站的分明文是一列軍車，從另一月台上吐出許多
傷兵和担架床，抬着由另一出口走來。）

（白瑛挨在鐵欄上，忽然回臉對中村說：）

白 你倒先陪我看了皇軍吃敗仗回來。

中 待會你就要陪我看大量的皇家軍火運上前線。

白 軍火運來前線？

中 嚨！就是你們要炸的那班軍火專車。

白 當然！我要炸的。

中 告訴你：那專車就停在第三月台上，你炸去吧！

白 我斷炸，準炸！

中 你說——？

白 我說！

中 (這是誰？什麼聲音？)

白 現在！

中 (抓她的手)你？

白 (急轉臉向安東)安東！聽着：

(安東立在月台口，中村一邊抓住她，一邊注視着他。)

白 (一字一字地)我們的炸彈，就放在剛開到的火車頭上；你——快跑！

(安東沒等她的話說完，一轉身就向月台上沒命的跑。)

中 哈！你到底說出來了！(一閃手，鏢子就塞進嘴上，吹着，拔大步向月台內跑去。)

(鏢子聲擾亂了全站的崗兵，直對着安東的辮子奔去。)

白 (望着月台)狗東西！你多疑，你這鬼聰明就是你的弱點！

(回身探向長椅上取箱子)哈！我們的炸彈！(抱着箱子，急急地溜入暗黑的列車中

間。)

火 花

不 斷 滾 滾

大 獲

一四四

(站上大騾亂，馳逐聲，硝子聲，呼喊聲，鎗聲，混做一片。忽然，中村得意地在月台上喊着：)

中 不許開鎗了！

(遠遠地，安東被中村揪着出來。中村一手執鎗，氣十足：)

中 我放下你，就是要她說出炸彈的埋藏地方去。哈哈！果然。

(安東掙扎着，中村以鎗擬着他的頭。)

中 你敢動！

(安東被拖至白玲的原位上，本為白玲，安東隨聲叫。)

安 哦！她走了？

中 (失色) 啊！她走了？(把眼睛掠一遍四圍，忽然大笑) 哈哈！她走——她走得了

嗎！哈哈——

(緊接着他的笑聲，突然，在後面月台上爆裂了一聲震天的巨響。炸彈在軍火列車

上爆炸了。可怖的聲響震撼着整個車站，被炸翻的砲彈碎碎礮礮地像個激蕩着的鐵球，在夜空中劃出了千萬道金線，而着火的車輛及奔竄地燃燒滾滾的鐵柱上

半邊天。

(二人都失神地站着。)

中 (顫聲地) 啊！火花！生命的火花！

(回頭看他一眼，恨恨的打了他一巴掌) 媽的！你們騙了我！(又戰兢兢地轉對後面砲臺與火口) 完了！三千萬的軍火，毀在中國的一個女——(切齒地) 我——我輸了她！

(安東乘他在絕望的自語時，從後面對他的鼻頭猛揮一拳，中村仆倒。他一抬頭，瞧着後面的砲火直奔，但被鐵欄擋住了。他撲着鐵欄狂叫：)

火花！生命的火花！白姐姐，我要趕上你！(說着翻身跳進鐵欄裏，幾道火線噴射

(忽然一個被炸飛的開花彈落到燈柱上，燈柱里立刻射出一瞥眩目的強光。)

火 花

二四六

——等到觀察定神再看台上時，幕已靜靜的閉上了。

幕後砲彈爆裂聲音，漸漸變做青年進行曲的拍子，有時稀疎，有時又變得天崩地陷的巨響，就在這聲響中，交雜着雄壯的號聲，和着中華民族再生的歡呼。

附記

戰火中流離。

二十八年，我又在粵漢路上過着春天。

那是兩條鐵路的交叉點。北上？南下？或者東歸？敵人的轟炸機並不能勒迫我們的列車停駛，但，自己却在這交叉點上躊躇着不肯上車。

記得：搭着在月台上的兩棚矮屋，由粉的牆上已塗過二層保護色，就在那保護色上面寫着跟額戶一樣大小的方頭字，就過：

「不要逃亡，國家需要你！」

我不逃亡，因此便在這鐵路的交叉點上，住着。

粵漢列車，由南國輸來了春的溫暖，也帶着雨。

多麼喜歡落雨的天啊！潮濕的小客棧，濛發出惹人嫌厭的氣氛。時時裏把臉兒放在小窗孔中，呼出一腔悶氣，再吸進一點新鮮的。

小窗孔正對火車站開着。呼吸空氣，覺還可欣賞車站上的光景。那美妙的光與景，平時爲什麼沒有注意呢？

微雨的春夜。夾雜在水濺氣寒的燈光，已打下了一首詩的氛圍了。月台上，靠有一堆堆的黑影，那都是由各路運到的難民，老幼雜處一團，眼晴是潮濕的，衣服是潮濕的，連影子也是潮濕的。大霧被送至這來又路上，不久又要轉途分散了。他們不知道哪兒是「去」，哪兒是「來」。(原來，「來」之與「去」是決定於目的地之有無)比如南下北上，東行西走的許多列車，原就沒有目的，他們只顧走着走着，從這裏吸進了

火 花

一四七

火 花

一四八

一羣人，又在那裏吐出了一羣人；吐出了又數道，由那邊傳到這裏。

這裏月台上，常有一堆堆的黑影，是由各路運到的難民與他們的行李，有的很隨，但各個人的心上，總或多或少地帶着一份憂愁。不這是三種滾滾的香煙，在這夜間，在濛濛雨裏，在這月台上，這滾滾的煙便湧開着濛濛的迴響與娓娓的談話。

誰知道這一角極樸的空間，倒是個詩的境界。

但我對於這一切還只領略不到。我覺得月台上的光和景，才是美妙的畫材，隨便用水彩，油料或木刻來讚美牠，而牠都值得人們的賞識。

月台上的光和景，常因列車的來去而起着複雜的變化。

列車拖着渾身的雨點，闖進月台，把對面的燈光堵住，而於以車箱裏透出一塊塊的光痕，於是月台上的光與影便比例地增大了。若使此時驀地又闖來一長列黑樹樹的貨車，那末剛增大的光景便要縮減至最低限度。等到兩列車相對地開走，而月台上又顯出曠野似的荒涼……

光與影的急劇變化，這可以暗示着渾運的繁忙，而使人以一種緊張的感覺。

並且她這是一幅有聲的圖畫呢！月台上奄奄有的聲響，若加以細密的分類，可以有千種以上，而內容較之輪船碼頭，或更豐富……

不久，我帶着這印象走過了道交又點，息影於一個十分清秀的山城。

清靜的教書生活，常要一種「動境」的調劑，因此睡懶，飯後，遲鈍的神經就略略似的在冥想的沙漠上散步了。我常常想起那鐵路交叉，想起車站的月台，想起那裏許多的聲和響，影與光。又爲了一次公議要演劇獻金的原故，我便發願把這印象組織到零星的故事裏。

於是，我寫了這三幕和車站有關的戲劇。

故事是零星的，人物是我熟悉的朋友，而舞台生活我如何能提出自己的印象搬上舞台呢？

工學院裏的同事們很熱心於我的測稿，在初初搬演的時候，他們差不多動員了數十

人，拿出所有的試驗聲光的儀器，試作大汽笛的變聲，汽笛的尖脆，火車拉的長笛，噴氣，引擎，鐵輪……

大家都沒有工夫刮鬍子，整天裏跟小孩一樣的在弄着這些把戲。我在第二個七七七的晚上，我得於粵漢路上泰雨之夜的印象，算是有了幾分現實了。

以後聽說我這印象還出現於各地的小舞台，但我都沒有親眼看見過。第二年暑假，旅行至一個大城市，無意之中又看見這齣戲正在那裏上演。那一夜，我才發現我的印象是不容易被人瞭解的！他們演的是故事，不是重演我的印象。第一幕沒有輪船碼頭，小酒店就像開設在寂寞的秋園裏。第三幕雖用雨節死的車廂做背景，但那完全不是火車站。沒有光與影，沒有變與聲，就有偶然發出寒汽笛的嗚叫，也只像是十里以外，由這裏到那邊，至少要走半日的距離……

然而，這一切的也都成爲過去了。

抗戰將近七年，在戰火中流浪，小孩子們也長大了，而自己卻已靜坐這短促的幾年，

就似乎活了一百歲，頗有點老氣橫秋之感。但是，不！熱的情緒，經鏗鏗而成冷峻的經驗，更能夠在煩擾中鎮定自己的心，而適應長期的奮鬥。

這時，整理舊稿，正像活到半老的人，在撫摩着自己孩子的頭，覺得他十分稚氣，却也天真。

唯其天真，才顯得稚氣。生不可復，去日不可留，這一輩子還有容我傾洩天真與稚氣的日子麼？

三十二年的兒童節，記於陪都。

火

花

五

火

花

三

花 火

每冊實價幣八元一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著者 王 夢 鷗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重慶江北任家花園廿六號

發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社址：重慶江北香園寺
任家花園廿六號

總發行所：重慶民國路
五十五號

重慶市圖書館藏委員會卷查證安劇字第三號

No. 965

8.10